

沃邱仲子編輯

民國十年
官場怪現狀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梁財神之妾愛之



洛娥湘君。北妓中之佼佼者。爲某次長所贈。

珍珠花。津埠之名花。善歌。有遏嚮行雲之妙。

愛妹。小家女。梁財神遇之甚歡。不知其出身處也。

五妾不詳其姓氏。或謂島國之藝妓。未知確否。

六七兩姨。姊妹花也。

怡情。滬上某大家之侍婢。所適匪人。致鬻色于哈埠。後被財神所得。

秀貞。某廳長之寵姬。以運動故。遂獻於財神。

關 外 王 之 外 妾



綠意粵人不詳其出處。爲粵督某公所贈。愛娟。津埠吉祥班之妓也。王以千金易之。今已作下堂馮婦矣。翠花。名伶。善演豔劇。紅氍毹上。曾享盛名者。愛金燕。趙間之名花。喜作男子裝。不知者幾疑爲五陵少年焉。定金七姨。能英語。王其寵之。爲某次長所獻。小紅。京師之名伶。其盛況不亞海上之某親王。某公會以萬金博一夕歡。現歸王爲九妃。十姨。媚梨。自稱某校女學生。人極豪放。金錢到手。輒盡。毋吝色。有女朱郭家風。十一姨。慧貞。嬌小玲瓏。明眸善睐。王甚嬖之。爲某局長所新獻者。十二姨。佚名。或謂在直奉爭時所得。不知確否。姑誌之。

各巡閱使愛妾一覽表



秦憶樓。滬之名妓。為某巡閱使所得。

情娥。粵東名花。為某省長所獻於某巡閱使者。

羊雲。本大家女。以放蕩故。遂墮風塵。為某巡閱使之第七姬。

翠蛾。甬商之女。少負豔名。父以企業敗。而淪於樂籍。為某知事所得。乃轉獻者。

珍珠花。滬埠名花。芳名噪北里。某巡閱使慕名而求之。以二萬

金易歸也。

素雲。女學生也。且與某巡閱使有瓜葛。親乃納焉。

定金。小家碧玉。風韻天然。為部下所獻。

荷香婢。而妾者也。各道尹姨太太豔影。

有南朝粉黛。有北地胭脂。有小家碧玉。有蓬門麗質。或以錢娶。

或以勢偪。或會現身於紅氍毹上。或噪豔名於青樓場中。集諸羣雌。供一

慾。容脂粉地獄。誰曰不宜。

應濂評

北 京 某 師 長 豔 妾 小 影



金珠。鳳陽產。某師長爲營長時所娶。寶琴。湘中妓也。師長駐劄時納之。鳳珠。漢皋花界中之翹者。費五千金以贖之。干氏。性悍潑。善媚。師長亦愛而憚也。妓娥。大家婢。師長微時。曾通之。後乃偕遁。其餘諸妾。或爲人獻以結納者。或出北里者。或自歌伶者。則略而不詳矣。

某軍師豔妾之相

小靈芝。北京某班之歌伎。初無盛名。軍師乃延譽之。未幾卽下嫁焉。以酬其恩。金妹。某巨公之婢。軍師爲走狗時。巨公贈與之。翠娟。滬上之妓。某軍師見而悅之。以三千金易歸也。小喜子。津埠名花。爲外甥所獻。醉香體極肥。軍師曾比之楊玉環。

某 總 理 豔 妾 小 影



謝如英。吳人。隨母入都。而總理以
二千金鬻歸。

謝氏。玉英之母。以女故。亦被總理
染指。今則姨太太矣。

蘭英。滬妓。曾戀一留學生。故諳英
語。甚嫻。

佩芷。小家女。母氏惑于媒妁。遂位
第四也。

桂花。維揚產。曾為秦淮船妓。為屬
員所獻。

張麗華。南人。曾築香巢于八大胡
同。

錢玉瑛。人謂其外甥女。未知確否。
情樓。津埠之名妓。豔名甚遐邇。

小金子。四喜班出身。善歌小調。
柳柳。貌不甚美。而獨寵之專房。其
中諒當有別味也。

某陸軍總長豔妾之相
蕙蘭。北妓。亦善鬥得歡。

飛雲閣。八大胡同中之佼佼者。善
工鬚生。

雲仙。湘人。有云曾為小婢。

張雅仙。杭人。有錢。唐蘇小是鄉親之雅也。林月。以肥豔
稱愛寶。相人女。因知其必貴。故與之。含春。嬌小玲瓏。
笑玉。旗人。其餘數四。或良家女。或北里姬。濟濟羣雌。總
長之豔福也。

某公使 豔妾 小影



黃雅雲。天津埠名花。豔
 名喧一時。
 菊香。婢學夫人者也。
 媚麗。為彼之表娣。
 翠芳。滬上名花。而
 植於燕者。公使以五
 千脫籍。未幾又墮風
 塵。
 維新。為華僑富商之
 女。而不以妾者。

大 帥 五 姨 太 太



素鵬。天津橋傍之小
 家女。因貧被母鬻入
 平康。善歌。富情。大帥
 一見留情。以五千金
 贖之。
 珍弟。小家女也。幼年
 在大師家為婢。遂收
 房也。
 曼君。滬上名花。為其
 侄某師長所獻也。
 小玻璃。妓而優也。大
 師以萬金鬻歸。位置
 第四焉。
 愛珍。北妓也。為其義
 子所獻者。

某巡閱使之六姬



謝慧娥。下關名也。妓。巡閱使娶之。嘗挾之。騎馬。豔聞大噪。翠寶。初爲上海書寓。後至京。隸永和班。某客以三千金脫藉。遂獻于巡閱使。後某竟爲某關監督。卽翠寶裙帶之力也。王慧寶。亦北妓。張彩霞。貌極豔。而姓特蕩。巡閱使極愛之。當御無虛夕。梨花。不知其出身。或言曾爲賣解女。五兒。亦瀉妓出身。

某省長之六姬



素寶寶。小家女。與省長同鄉。省長夫人死後。已升為大婦矣。
 瑞芬揚。幫妓出身。貌不揚。遺惟善彈唱。
 王熙鳳。京妓出身。與京中某銀行之寫字生相私。嫁省長半月後。即與寫字生私逃。捲去約五千金。
 衛翠玉。此係王熙鳳逃後所娶。亦京妓。
 林月英。亦京妓。好撲粉。嘗於一月間。用去一百盒。僕妾婦傳為笑話。
 李嫻姑。其出身甚秘。聞為某姓孀婦。



靈珠。省城客寓家。與之女。學使應考時之相愛。中舉後。遂娶為妾。
 月娥。京中坤角。
 花麗娟。上海長三妓女。學使一見傾心。即論身價。鴿母大敲竹槓。竟以七千金成事。
 如雲。學使之表姪所獻。
 秦月芬。此為近年所娶。聞係上海人。曾為高等住家野鷄者。

北 京 十 大 外 交 家 夫 人 小 影 (社 交 之 花)



社 交 社 交 男

女 公 開 歐 風

美 雨 侵 入 華

夏 競 尙 自 由

大 家 戀 愛

朝 纔 結 婚 夕

已 離 異 爲 女

同 胞 爭 回 權

利 如 此 社 交

我 也 隱 憂

亞 靈 題

某財政總長人妻小影



紅情上海名妓善唱青衣。席間曾與總長合歌武家坡一折遂娶之。

花月珍亦南妓。樹豔幟於漢皋。總長悅之。乃羅置焉。

愛金為花月珍之侍兒。總長并娶也。

飛雲喜男裝。有豪俠風。

彩鳳天津名女伶也。一時拜倒綺羅裙下者芸芸衆生。不知凡幾。而總長亦其中之一。

卒賴金錢之力。奪得小姑歸也。

小喜子津埠名花。凡涉足者無不知其豔名。某科長以五千金鬻之。歸獻總長。

守貞蜀商之女。曾卒業於某校。素以豔著。父以得缺。故遂獻之。

定貞為守貞之姊。所謂大姨夫弄小姨者也。

含香不詳其身世。為部下某員所供者。

慧娟行九。聞以鬻之。小家。脈脈為師範中之高材生。因與總長之女公子同校。故恆出入總長之邸。

第一夕酒後亂之。乃得位於妾也。

員所供者。慧娟行九。聞以鬻之。小家。脈脈為師範中之高材生。因與總長之女公子同校。故恆出入總長之邸。第一夕酒後亂之。乃得位於妾也。

某 交 通 總 長 豔 妾 小 影



堂堂網長。粥粥
羣唯。人稱豔福。
我言孽障。有用
之身。不謀於國。
轉謀於色。斯人
執政。國亡不日。
國既云亡。則爾
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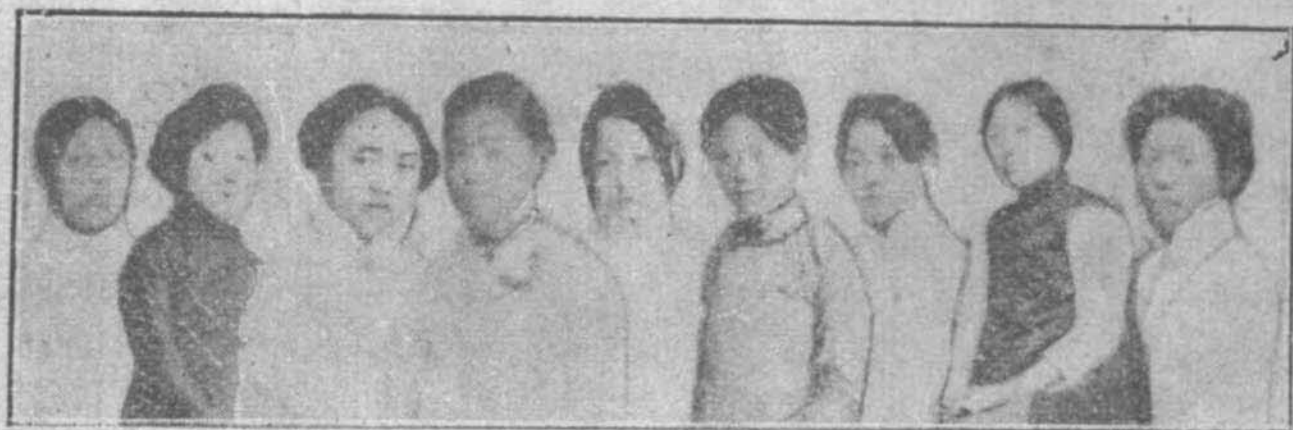
大公題。

賣國賊家庭小影



小千子。櫻花島產。賣國賊游學時。與之結合。素貞。津埠之名妓。賣國賊見傾心。遂營金屋。未幾。被小千子偵知。乃碎醋罐也。婷婷。八大胡同之豔妓。善酬應當者。可使魂消。賣國賊見之。喜甚。而怒目之。金剛亦爲落水之泥菩薩矣。媚仙。天福班之紅姑娘。當賣國賊爲某總長時。屬下某科長贈之。佩秋。大名鼎鼎之紅妓。其豔名。無有人不知者。賣國賊眷之。寵於專房。後因賣國賊私結外人故。遂下堂求去。香妃。爲北京倡妓中之佼佼者。小扇子悅而脫籍。未久即出。白于玉。女學生也。喜時髦。善交際。揮霍金錢。無吝色。羨金剛之富。遂嫁焉。

某官軍之九姬



琪。花督軍在豫爲師長時所娶小
家女出身。會讀書數年。
雲娥。上海雉妓出身。有鹹魚頭之
綽號。向在四馬路。色殊平平。今則
儼然爲督軍太太矣。
寶珠。維揚妓。
袁素芳。京師某女校畢業生。貌極
妍媚。能讀蟹行文字。督軍最寵之。
月給以脂粉錢二千金。故豪侈非
他姬可比。
月華。聞係平湖小家女。
憶寶寶。上海長三妓。
四寶。綽號金魚。因其眼大也。
謝雲軒。亦上海妓。
彩娥。南人。不知其出身。嫁督軍後。
已生二子。同伴妬之。謂矮脚鷄。吳
諺有矮脚鷄勤生蛋之語也。

某總長之五姬



張雅雲。女學生出身。總長微時與雅雲有私約。而家中已娶一婦。遂屈如老夫人。妙雲揚幫妓。滿口蠟。奎然總長甚好之。五娥。綽號大塊頭。老五。頗解溫柔。林葉仙。小家女。總長娶三月。即轉贈於他友。阿金。初為賣花女。後攀援得為如夫人。

遺 老 某 提 調 之 六 姬



莊素娥。坤角出身。嫁提調五月。即淪浴而去。玉娥。雖北京蘇幫妓。提調娶時。身價四千元。林媛媛。揚幫妓出身。阿素。青樓中之冶業。工綢繆術。故為提調所喜。翠翠。小家女。林愛寶。亦小家女。嘗與玉娥爭寵。提調袒玉娥。竟鬱鬱而死。

各 省 省 長 豔 妾 小 影



愛娟。津妓也。某省長在津時所納。
如花。為某富商之姬人。因欲謀某職。故不惜以愛姬贈之。
素珍。行四人。以四小姐呼之。為八大胡同中之名妓也。
如意。雛環也。某省長幼時與之通。遂納為小星也。
小月紅。為某名伶之養女。自某公子者見而悅之。既攜之返。而被父某省長所見。乃攫為已有。公子亦無可如何。然新台之詠已滿遍矣。
小荷花。廣陵小家女。某省長遇之。悅其豔。遂納簞室。
十里紅。南人。而作皮肉生涯於北地。豔名甚噪。某廳長脫籍以獻於省長。
金寶。農家女。小家碧玉。破瓜年紀。待字閨中。父母貧。一鬻於某紳。為婢。紳見其甚豔。乃由婢而升為妾矣。

各 省 督 軍 豔 妾 小 影



楚雲。晉產。某督納之。爲小星。
明珠。滬妓。有豔名。爲某省退任
督軍所娶者。
綠玉。名伶也。曾鬻歌於哈埠。督
軍以萬金歸之。某報曾詳載其
事。
何氏。初爲某小卒之妻。督軍見
之。遂擢爲已有。而小卒亦升爲
團長矣。
福貞。某商之妾。因結納。故乃獻
焉。
湘妃。十年前。曾以名旦蜚聲於
時。後因喉敗。乃與某馬弁識。未
幾。清政府倒。而馬弁即躍升。爲
督軍。彼姝亦列爲督軍太太矣。
花如雲者。南朝金粉。而流爲北
地胭脂。爲某督軍屬下所見。即
贖而獻之。
孫大姑者。蓬門中之麗質也。乃
被匪所拽。及匪潰。而歸於某督
軍矣。
芙蓉。本小婢也。因有宜男相。而
納焉。

某財政次長之五妾



莊錦。留日女學生。實踐女學畢業。次長在日讀書時與之戀愛。遂娶歸。高雲蘭。上海妓女。出身素錦北妓。出身工拳術。次長恆為所懾。衛佩芬。蘇州某女校學生。家貧。其母惑於媒妁。遂嫁為第四妾。朱挹芳。亦上海學生。次長之中表弟。欲謀要缺。遂以挹芳獻於次長。

粵省某道尹之八姬



小金花。鹹水妹。出身月娥。亦鹹水妹。曾嫁一外國商人。露珠。曾為船妓。袁小寶。女學生。出身豪賭。曾一夜輸五萬金。道尹愛之。竟不責。龍珠。北京人。道尹在京時所娶。張月華。北亦妓。小金鈴。滬上雉妓。道尹愛其藝。故以千金娶之。桂娥。亦北妓。

遺老某鹽運使之七朶花



阿蘭。天津唱大鼓。出身貌不甚揚。而藝頗佳。黃如心。北人。曾為坤角。娶時費身價首飾萬金。素娥。揚州小家某女。張月英。亦為北伶。嫁後又私一馬。奔某愛之。竟不過問。珠花。南人。性極溫柔。生一子。為某所寵。玉林。仙北妓也。翠娥。亦北妓。

遺老某侍郎之兩姬



玉蓉。為天津寶和班出身。某侍郎以三千金贖得者。貌極豐厚。能唱京調。林珠珠。為小家女。其母在某侍郎家為女傭。遂乘間獻於侍郎。善笑。有美名。

前清某王府七姨太太小影



今之七姨彷彿古
之七姬鄭子產云
人心之不同各如
其面旨哉斯言試
觀此七人中之相
貌有北相有南相
有凶相有善相有
潑相淫相賤蕩相
可憐相驕傲相一
人一相一望即知
不必精於風鑑者
而後可辨別其妍
媸焉

箴銘子評

影小妾艷商富大八海上



金媛媛北妓也。入天津羣芳班。某富商有事入京，勾留津埠，見而悅之，娶歸滬上，能奏大鼓，其韻調甚激昂焉。慧貞，小家女，初入某富商之大姨處，為婢，見而悅之，遂位置第二焉。林月英，其地不傳，本山梁中人物。某富商微時，曾有嚙臂盟，及富，遂金屋藏嬌也。謝英英，十年前滬上之名妓也。某富商見而悅，貯之金屋，今則徐娘半老，丰韻猶存，見之者無不拜倒石榴裙下。其少年時之盛況，蓋可知矣。程氏者，本一鴿，某富商未發時，曾一度作龜奴，程氏見其雄壯，與之私，及富商發跡，遂位列小星，以報往日之深情也。玉寶，小家女，因與富商之第為毗鄰，富商乃誘置之。文英，吳人，為某校之高材生，人極斌媚，富商一見傾心，輒食者兼日，後以僞云續弦而娶之，及發覺，乃成兩頭大云。洛娥，金閨之名妓，色藝之佳，實冠羣雌。某富商以萬金為之脫籍，名花有主，未始非盛事也。

揚州九大商艷妾小影



揚州爲從古繁華之地春風十
里盡捲珠簾明月二分洞簫無
賴麗女佳人都出刊溝道上孃
孃娉娉梢含荳蔻金迷紙醉真
個魂銷也綠楊城郭間有好花
九枝或以奇稱或以俠稱或以
豪華稱或以婀娜幽倩稱要皆
馳譽青樓十五年前盡屬有名
人物也迄今雲散風流不識消
沉何處去落花飛絮殊令人感
慨係之耳

天 津 某 省 長 愛 妾 小 影



一○個○兒○似○小○姐○腔○一
個○兒○似○少○奶○派○一○個
兒○流○氓○與○我○姐○妹○拜
一○個○兒○是○極○惡○窮○凶
像○鴉○媽○一○個○兒○似○跟
在○背○後○幫○相○罵○一○個
兒○是○橫○眼○看○人○頭○笑
歪○一○個○兒○是○頓○口○無
言○像○小○娃○娃○一○個○兒
似○白○眼○斜○一○個○兒○拈
花○微○笑○說○完○結○罷

老牛評

民國十年 官場怪現狀目錄

賣國賊家庭穢史

罪魁逃亡日記

賣國賊之受賄駭聞

賣國賊寄外財產彙錄

罪魁姨太太豪賭叢譚

各罪魁托庇外人月費表

通緝時代之罪魁家庭真相

各罪魁姨太太一覽表

官場怪現狀 目錄

罪魁姨太太之怪現狀

賣國賊姨太太略歷

安福健將怪醜史

各遺老家庭秘記

(一)滬西之夜汽車

(二)蘭芳別墅之熱水壺

(三)九姨太太之新式公館組織法

(四)某鹽運使之五大約法

官怪場現狀 目錄

二

某遺老姨太太與某督軍姨太太月費比較表

各遺老家產調查表

(一)甲遺老家產表

(二)乙遺老家產表

(三)丙遺老家產表

各督軍私款收入之概算

各督軍之逃妾一夕話

閩姨太太之蕩佚寫真

財政當局之秘密借款

督軍權內秘史

某督軍新姨太太之身價

某督軍與姨太太之交換條件

各督軍做壽斂財記

各督軍家產調查

現任者

卸任者

已故者

各總長之弄錢手段

總統財產清冊

民國十年
官場怪現狀

賣國賊家庭穢史

(不才)

歷交政界紅客之女蘇秦諸君當尙記憶是卽賣國賊首領小阿瞞所崇拜者也小阿瞞自命風流酷嗜冶游前清時身爲卿貳猶復夜出私走胭脂坡故琵琶門巷中相誠甚多初娶某妓爲妾藏之金屋育嬌女二無何春光漏洩大婦妬甚率婢媼逐之僅留其女小阿瞞無奈何仍以尋花問柳慰其牢騷時女蘇秦風頭殊健小阿瞞羨之願與交女蘇秦方傾倒洪憲策士無恥奴老洪從之往來津滬漢皋鸚鵡鏢鏢願充下陳小阿瞞志不得逞乃異想天開令其女與蘇秦爲手帕交女卽前妾所生者兼受遺傳性放蕩如出轍

紅杏未笄。卽偷窺俊僕。一嘗異味。小阿瞞明知之。勿問也。旣而女蘇秦始感小阿瞞多情。且其家庭自由金錢。足以供己揮霍。實勝於無恥奴。漸懷攜貳會。洪憲事敗。無恥奴遁迹南方。又以燬宋案。發下令通緝。益不敢露聲息。女蘇秦遂公然嫁小阿瞞矣。其二女荷姑蓮姑。向來與女蘇秦沆瀣一氣。今爲一家人。自爾格外親密。豈知女蘇秦者外交家之名手。而亦淫蕩學之專門家也。雖爲家雞。仍未脫野鷺結習。且小阿瞞欲以乾綱態度。加以約束。愈觸其怒。遂日往中央公園等處尋其故交。時有某部司員者。本紈袴翩翩。與女蘇秦曾爲歃血盟。侯門一入。方深如海之嗟。暮暮朝朝尋覓。居然狹路相逢。在公園來。今雨軒之後。喜可知也。情人眼底。愈覺分明。女蘇秦礙於二女托言。表弟寒暄之下。遂訂某飯店相晤。而別自是暇輒與之聚首。小阿瞞

綠巾穩載矣。久之荷姑亦已燕侶。負林清。入港至竊。小阿瞞。以贖所歡。爲小阿瞞所覺。大發雷霆。欲施酷虐手段。女蘇秦仗義而起。曰。此君自作之孽。奈何苛責小女子。夫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有明訓。今荷小姐逾瓜字年已久。尙不爲之擇婿。而君坐擁豔姬。猶以爲未足。復胥胥螯螯。尋花八埠。若使我爲女公子。反脣相稽已久矣。今偶一戀愛。畏君如虎。君乃欺其在弱耶。速爲之地。毋貽門楣羞也。小阿瞞本因寵成畏。今復聞其義正詞嚴。唯唯而已。女蘇秦遂益無忌憚。每當夕陽西下。卽軀車至公園。或旅館秘密室。與某司員作鸚鵡之好。攜手同行。絕不畏見之者。疑爲夫婦也。旣而小阿瞞之存銀支票簿。爲女蘇秦敬贈情人。陸續提取。已至萬數千之多。小阿瞞偵知之。又苦不敢與女蘇秦爲難。乃囑銀行職員。謂如有人以支票提取。卽

當扣留報告職員如其善某司員遂被捕獲則一美少年且家世頗顯赫不敢僞辱立以電話報小阿瞞時小阿瞞不在家而女蘇秦已先聞其事立至銀行索交出美少年銀行職員不允女蘇秦大怒遣人四出捉小阿瞞歸數其背盟之罪謂從汝時約法三章聽予自由今某少年爲予盟弟予特遣使取金應用此有何罪而羈禁不釋如必然者予願代爲羈禁看汝何顏面見人也小阿瞞不得已且探知某少年宗族親戚亦有勢力乃命釋之女蘇秦見得勝利遂提出條件請以荷姑嫁某少某之弟蕙姑嫁某少某之友兩家姻姪往來較爲密切以謝前愆此羈辱之罪且提出造孽錢五萬金爲彼兄弟輩出洋留學之費用贖前愆小阿瞞心痛金錢稍形躊躇女蘇秦憤然以去就爭卒得小阿瞞之許諾而後已後至五四風潮起小阿瞞家遭此

女蘇秦先避別墅中得免被累既而提出異議謂身不願爲賣國賊之妾從此脫離復我自由小阿瞞無可奈何祇得聽之然每月五百圓之贍養金仍不敢不給也識其隱者謂女蘇秦並非真有氣節奴視賣國賊實仍戀愛某少年之作崇而已而小阿瞞非女蘇秦不歡一日不見則飲食銳減便秘不能下洵所謂孽緣也

罪魁逃亡日記

(不才)

某國兵營中所藏之魚行罪魁被小扇子一揚首先逃出兩個茲覺得其出營時及往東瀛一切情狀日記殘册大可窺見內幕一斑今罪魁飛揚跋扈不日且捲土重來再整旗鼓矣見此得毋悵惘也

八日小桂與桃太郎二人來密談謂已得青將軍默許可開一面之網不覺

欣喜頻年羈絆。一旦如鳥之離籠。其快活當何如也。二人與予交頗密。然不
外金錢魔力作用。予曾各贈三萬金。濟渠等之困乏故也。青大將亦由嘉老
（不知何人）轉匯十萬金至東京。始得打轉念頭。古云有錢使得鬼推磨。信
然。（不怕某國人動氣耶。才上高樓。便拔短梯。勢利場中人物。固應爾爾。）
予得此好消息。立囑老僕徐升往告愛姬。速往津門相待。徐升爲人頗忠實。
決不漏洩。予言桂桃二人既去。予遂打疊行裝。准備高飛矣。夜不成寐。
九日黎明時。桂桃二人入室。予知機會至矣。遂易和服。與桂桃裝飾略同。攜
手出營。兵士荷鎗往來。或視之以目。或且致敬。絕無詰責者。既出轅門。卽有
汽車相候。桃太郎另乘車。他往。惟小桂伴予疾驅。至東車站時。距早班快車
僅半句鐘矣。入特別頭等室中。少憩。且進兩餐。旋老僕言車票已購。遂卽登

車見者。僅目予爲某國人。十一點許抵津埠矣。姬人已飭汽車相候。卽偕歸私第。以酒食款桃太郎。互相歡慰。是夜與桃太郎商東渡。及與彼中要人接洽。舉辦善後事宜等語。不覺夜深。姬人殷勤探望。憐之。遂歸寢室。

十日聞黃鶴丸卽日放洋。桃太郎謂兵貴神速。此間某黨偵探太多。恐遭暗算。不如走爲上策。予從之。卽挈姬人老僕登輪抵津。一宵遽賦驪歌。真是席不暇暖。但幸而此豸在御。長途正不寂寞。且敍離情。較之幽囚勝十倍矣。予久不作撲克之戲。乃與桃及姬又婢阿倩亦乖巧。又桃之友某某五人成局。不覺永夕。

十一至十五日。皆在大洋中。除飲食外。以撲克消遣。否則與姬人調笑甚樂也。十六日早始抵橫濱。

十七日居東京之紅葉新館。七年前風景。又入目中。不覺令人神旺。與姬人乘汽車游公園。菊花初開。霜螿乍上。人生之樂。信爲難得。惜不無髀肉復生之感耳。晚赴某宅宴集。座中多政界要人。半爲予稱賀。半與予商恢復事業。決計許以相當之助力。予感激鳴謝。是晚又有跳舞會。至二時始散。姬人嬌倦極矣。

十八日忽得津門緊急密電。係芝老有特別事故。發者且咎予。既至津門。胡不少勾留。噫。豈知予驚弓之鳥。乃爲桃太郎所誤耶。予命宮有驛馬。星數年來。犇波國事。席不暇煖。甫至此間。又須西歸。反不若羈居營中之久。得安靜矣。此次芝老爲某方戰事。頗有動機。故促予速返國。豈知予意尙非其時。彼方張之燄。未可濺灑。而某帥知進不知退。依然不脫。誓馬行徑。殊未可樂觀。

也。特以芝老意殷，殷不可不一詣。且謂予過門不入之舉，乃先傳電述。一面安頓姬人於新宅中，摒擋家事，則無暇矣。是晚即乘偷雞丸。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予在芝老宅中，接連開秘密大會議，五日始將種種困難解釋。前此渠輩孤注冒險之說，完全根本打消。但與以金錢及口舌上之補助，且與某帥代表商定擔任駐東採訪一切軍需重要事件，亦蒙伊囑付。予遂二十四日晨仍乘黃鶴丸東渡。從者有芝老愛婿及某帥心腹共七人，殊不寂寞。

二十九日抵東京紅葉町之新寓，聞姬人產一男，家人皆向予賀喜。予以二年餘在營中，安得公然產子，頗爲羞憤。繼乃啞然失笑。蓋新年中曾以萬金賄守卒，得與姬人暢敘三宵，故也。此子確係予之血胤，無疑。初歸時固疑姬

人有孕特彼笑而不言予以事冗未暇盤詰幾幾鑄成大錯也是晚衆客爲予置酒(下缺)

賣國賊之受賄駭聞

(不才)

金剛鼎鼎大名震動全國人之耳目究竟何以能獲此榮譽則因其聯絡外交手段靈敏且其所得賄賂之巨尤駭人聽聞而其間最著者則推蘭芬同宗)及財神小妖三傑故金剛而外又稱三傑也

蘭芬未得志時確恃一名妓紅珠卵翼以其資出洋留學至回國運動入官皆紅珠之力雖官而實妓可謂巧思綺會矣既得志乃大施其媚客惑人之手段以媚外人而惑上峯日以抵賣國產大借外款覬覦回扣飽己囊橐爲務不五年驟富至千萬據個中人言某鑛抵借千萬受賄至三百萬圓某

抵借六百萬受賄至一百萬圓又某軍事運動受賄亦數十萬五國運動以前某國人爲一手遮天之大運動共贈金剛二百萬圓蘭芬先生竟獨得一百萬所以然者蘭芬先生與某外交家有密切關係且其計畫及信用素爲某國人所傾倒故獨享厚利同人絕無怨言及五四風潮起蘭芬先生多財善舞消息靈通早由某國人庇護逃往津門竟讓小阿瞞獨受大辱小人勢利之交其無團結力固應如此聞其恩夫人紅珠眉史亦長於外交手腕會服和裝與某國人秘密往來所有款項往往由伊手過付多外間所絕不知者同黨咸歎服一日津門某國花園中開美術展覽會紅珠眉史跌宕其間竟與某外交家在私室訂約借得墊款三百萬立取回扣現金六十萬以歸蘭芬至感激涕零稱之爲上元夫人拜倒石榴裙下云

財神手段豪侈世所共知。然究其贖貨之由來，亦不外盜賣國產、媚外自肥而已。洪憲時代以救國儲金借給帝制之用，即於其中侵漁乾沒，驟致豪富。自享財神之號，厥後用度不足，則以某鑛某路某實業機關抵借巨萬時銀。行團猶思染指中國，爭欲投資財神擇肥而噬。廣收運動金某國人乘機而入，立賄百萬金求一手包攬。後爲其他黨系攻擊不成，事實始退還十之七。卒以一部份權利償某國人之慾壑焉。某年夏在上海爲某省議借款某洋行承攬此事，密奉十萬金財神以其過菲卻不受。某國人聞之立以巨鑽及精圓珠飾贈其愛妾，計值金三十萬圓以上。云財神大喜，竟與某國單獨成交。他行大譁，然財神黨羽衆多，勢力浩大，不能與之爲難也。及再入組閣，綜攬大權，引起奉直之齟齬。卒以九六債事爲洛下將軍排斥，聞此事已由有

人包辦情願報効財神百萬金財神亦以爲此口頭食物俯拾即是而不被一場惡戰生生奪去衆咸謂財神失風實則某方購入軍械某國人已獲安享其利至今津滬往來坐擁厚賞仍不失面團團資格且較之未入團以前又增加一倍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百姓瘦此輩肥矣

小妖自洪憲時代得名其人身輕如葉面白似玉望之若一書生而實工於心計且長經營當其得志時曾與某國合資販運而尤以販米爲占盡厚利初國人紛紛反對禁令甚嚴某國人知小妖多術且嗜利附羶乃輦五十萬金爲壽請設法許以活動小妖大喜卽以此五十萬金爲資本與之合股經營不及一年利過於本十倍某國人傾信甚至又以其他營業相勾搭三年

驟致二千萬餘之產令人驚詫小妖風流自賞好色嗜博日徜徉津埠花叢中悅南妓某某二人常挾之往來京津火車道中見者莫不豔羨其富貴而兼神仙也財神頗倚爲左右臂燕巢幕上時某巨款亦有分肥之望嗣以巢傾閣倒遂偕遁津埠旋返粵中爲父稱壽所收禮物至數十萬焉

賣國賊寄外財產彙錄

(不才)

金剛財神兩系專以賣國爲務其所獲造孽錢恐國人指摘悉寄存外國銀行而尤以某國金融界爲多茲由特別調查員偵得各人之財產確數並其輾轉托名之鬼蜮手段揭載於後以博公衆一粲

金剛阿瞞尊者 介紹廿一條件時曾存某國中銀銀行三十萬金圓又高麗銀行十萬圓又樓曲銀行十萬圓 後得某礦抵借回扣銀七十萬

圓。又某路抵借銀六十萬圓。又某實業公司抵借銀五十萬圓。俱化名嚴子雨存入大盛銀行。且儼然作大股東矣。又某某合資煤鐵公司有股銀七八十萬圓。又某借款成立後加存中銀銀行一百萬圓。高麗樓曲等銀行各五十萬圓。合計約五百餘萬圓。

金剛蘭芬尊者。初由其紅夫人出面存中銀銀行十萬圓。繼由蘭芬存銀五十萬圓。後其族中因五四事發。欲與爲難以發掘墳墓。相挾制。乃改名存銀中銀。高麗樓曲三銀行各一百萬圓。終日愁窮。說苦以掩其迹。後又得某借款。特別運動費及回扣等二百萬圓。合資販運利益三百萬。亦俱在某國大實業公司中化名小原閨太郎。居然爲西貝之大股東矣。合計財產有一千餘萬元。爲金剛之冠。

金剛和氣尊者。本尊者於金剛爲最貧。因在法界中盤旋婪財手段。不難三尊者且膽量亦小。然亦有歷年分得之回扣金百萬數千元。存中銀海麗兩行。後又得分利二十萬元。存樓曲銀行。後又以某國不甚融活。提回五六十萬元。分存滬浙英美各銀行。合計亦不下二百萬元。田宅不計。

金剛魯意尊者。此公家本富有。與外國銀行往來約有二三百萬元之譜。後以金剛資格所得者約數在五百萬元以上。分行各國銀行及大實業公司。股票若干。不專注某國方面。故非純粹之某派。然其經營販賣往往與金剛沆瀣一氣。又侵漁乾沒手段。不讓金剛。故可並駕齊驅。資產總額約八九百萬元。

財神玄壇天將。本神手筆甚闊而實際上不過如蘭芬金剛之千餘萬元而已。但其操縱方法甚靈變亦不專注某國方面。大約中銀等行有二百萬元之譜。英美法德俄各銀行亦不下八百餘萬元。惟法某銀行倒攔風潮。財神吃虧一二百萬元。又某大實業擱淺。財神亦折閱五六十萬元。又奉直戰爭影響。須吃虧數十萬元。而某方軍械回扣。仍取得二三百萬元。足以償其所失。財神之神通廣大。詢非下界富翁乃能望其項背也。合計彼之現有財產。尙得與蘭芬金剛相頡頏。約一千三百餘萬元。

玉面狐狸。此妖能以魔力攝財而運米神通尤爲第一。先前有銀百萬餘存本國銀行。且爲大股東。後恐招搖惹人注目。遂漸移入某國銀行。約百七十八萬元之譜。又英美各銀行合計二百萬元。又東京某大公司。

股份五十萬元。又南洋各島及華僑銀行存五六十萬元。合計約七百萬元左右。

香孩兒。此兒在洪憲時代富厚爲諸人之冠。後以運動某事代墊三四百萬元。又以某戰事失敗吃虧一二百萬元。已去其財之半。現約存某國中銀銀行二百萬元。其他外國銀行三百萬元。魚行倒閉時又吃虧數十萬元。現合計化名及用姨太太名義存外國銀行者數在四百萬元以上。

僑倖耶君。此君本豪富。在總長任內。足有千萬元以上。及魚行倒閉。受某國銀行剝削。止剩二百萬元之譜而已。且凡受某國庇護者。其財產權利多不能完全喪失。應不爽。夫亦不值得矣。

其餘鴻鈞老祖浩浩生龍子等等或三五百萬或一二百萬要者有些補水足以養活臭皮囊也。

罪魁姨太太豪賭叢譚

(不才)

京華惡濁空氣不外金銀魔障而其所以爲娛樂之具者淫與賭二者而已。人第知各罪魁各督軍暨官僚政客之豪賭而不知彼等姨太太之同化力更甚於其本身茲將所聞見之真相略載如下方。

帝制罪魁財神之三姨太太號鼻烟壺者具有盤龍癖一入方城戰局則日夜不休且底碼甚巨動輒以萬計若干元輸贏則目笑存之不屑與噲等爲伍也嘗與十三太保及小妖香孩兒之愛寵往還囊中支券須驗明滿三萬元者方許入局否則止可作壁上觀或令附驥合資然諸時髦愛風頭之姨

太太則常引以爲恥。第一次碰過頂子，必回家與男子大開交涉。下次非湊足三五萬，必不登門獻醜矣。其間有善拍馬庇之男子，則惟恐姨太太之不肖湊局。一聞此等消息，必立刻多方羅掘湊成其數，使之再往。且囑其必輸與鼻烟壺三姨。太不輸反不高興也。自有此等內幕鼻烟壺之賭興，益豪每晚號召至十餘局。門庭若市，財神睹之乾笑，不敢作聲，但勸其愛惜精力。鼻烟壺曰：汝號財神，妾乃賭神，何不可之有。

洪憲既敗，安福重要人物之姨太太豪興亦不減。當年曾某新娶之幼妾，亦津埠名花，曾爲關外王所賞識者。關外王以一夕雀戰，賞袁家三千金。此妾常援爲美談。眼界既廣，有得志當如是之想。既嫁曾某，富厚不減王室。又以專房故，聽伊揮霍，一局勝負動以十萬計。小主願望而却走也。嘗遇新年戲

推牌九聲言小頑意兒以一萬爲底僅兩小時填幼妾竟負五萬金是時會某不奈促之歸寢幼妾言今日非贏不可適有某氏妾窺探意旨乃獨吃一門故意失風立輸三萬金幼妾方止曾某聞之深感其意明日遣人贈以鑽石釧二適值三萬金矣酬其解圍之功也自是曾某與妾約晚間以十時爲止不得逾限。

顏某有妾善治餐所居亦饒園亭之勝乃認有公共娛樂部姨太太團爭趨之其局輒至夜深不輟王某之寵妾號小洋雞者時方孕將免身矣忽賭興大發一日夜不休或勸之笑不應無何胎氣動腹驟緊痛勢將產然手中清一色好牌未和意戀戀不捨強忍之及上家發牌適爲所需喜極而呼舉手欲取則呱呱一聲胎兒已墮於座下衆大駭爭扶之登榻婢僕滿前爲之按

護嬰孩而小洋雞猶呼巧極。此和五百多。副須贏七千多塊錢也。語力過極。幾乎冒血暈去。幸主人有醫學知識。爲之急。故未至殞命。急報於王宅主人。馳至。因不。便。移。動。別。關。一。室。以。處。之。顏某妻嘔有煩言。王某立爲之祭神禳。解。越。五。日。始。以。汽。車。迎。之。歸。同。人。傳。爲。笑。柄。聞。其。後。未。彌。月。卽。呼。盧。喝。雉。又。復。興。高。采。烈。矣。然。其。兒。卒。不。育。賭。之。害。大。矣。哉。

又某銀行經理朱某者。日以詔媚罪魁諸人爲事。知諸人之姨太太聚首豪賭也。彼乃遣其嬌妻乘隙徵逐。其間妻饒姿色善詞。令亦願於交際界出風頭。遂遵伊夫之囑。躑躅博場。某日攜鈔券一萬元。往從諸姨太太。馳聘至夜深歸。朱某問輸幾何。妻恐其夫懊喪。急掩飾曰。不過輸三五千耳。朱某怫然曰。爾真飯桶。輸錢都不會耶。妻曰。否。否。實告君。已輸八千。僅存二千耳。朱某

搖首曰。尙不痛快。非輸完不可。且能遣人回家取錢。或通電話與我立索。增加方爲有應變之才。以後如更入局。倘不能照此辦法。宵可早歸。吾不敢以大事付托汝也。蓋輸而不痛快。無以悅諸姨太太之心。則彼萋萋者。眞成虛擲矣。妻恍然大悟。乃曰。謹受教。以後儘力多輸。必爲君之功臣。乃已。朱某始轉嗔爲喜。其後朱妻竟長輸一二萬。而朱某之經手借款等事。動輒有效。所入不止倍蓰也。此事京華友人爲予言。確係事實。

各罪魁托庇外人月費表

(不才)

民國以來。所謂罪魁者。凡歷之案。無一懲辦者。則皆托庇外人。宇下以金錢爲買命之利器。故也。茲由京華友人查得其內容。綜核賄賂之數。實爲可驚。洵漏卮之一端也。而況保留此罪魁。又爲殃民之禍根也乎。如帝制罪魁大

都仍復柄用復辟罪魁逍遙事外增長潛勢力安福罪魁今日更大活動矣可慨也。

(第一) 帝制罪魁陰受某國人庇護月費略表 「十二太保」財神代價最昂除特別運動費不計外每月約支萬元 其餘諸太保每月約支三千元至五千元 「籌安六君子」孫佛陀與白面書生亦求某國人庇護約每月支五千元其餘自數百元至千元 「兩小伙」玉面狐狸最貴每月約支萬元屠戶僅千元自洪憲失敗主邀特赦凡三年餘合計外人所得月費約數五百萬元特別運動費尙無稽考。

(第二) 復辟罪魁明受荷蘭使館庇護及暗受某國保護月費略表 「辦帥」在荷蘭水瓶中代價最昂每月約支十萬元特別酬勞金不在內。

二年零一個月。糜金在百萬元之譜。「其餘軍師左輔右弼」等類多。暗受某國人庇護。月費自數百元至千元。合計約十餘萬元。兩共一百二十萬元左右。

(第二)安福罪魁明受某國軍營庇護。月費詳表。「小扇子」因爲最著名之首領。且隱隱是代王出家光景。所以干木先生對於他亦甚注意。某國人不。敢。忽。視。自。然。特。別。優。待。則。其。所。費。亦。當。然。較。他。人。爲。多。大。約。分。通。常。特。別。兩。類。徵。收。月。費。通。常。費。不。過。五。千。元。似。不。算。昂。但。所。謂。特。別。費。者。名。目。繁。多。除。運。動。報。効。本。國。權。要。人。而。外。凡。飲。食。居。處。之。欲。適。意。或。游。行。花。園。朋。友。會。談。家。屬。探。視。均。另。給。費。且。有。詳。細。之。規。定。大。約。每。月。此。等。費。用。總。在。二。萬。元。左。右。則。較。之。辦。帥。價。尤。昂。矣。統。計。凡。一。年。十。個。月。約。支。四。十。

餘萬千木先生月送他給他萬元又軍士犒賞費每月二千元「香孩兒」素有富名某國人亦不肯放過他每月索費萬元尙有特別費不計且因其阿芙蓉癖另須加貼保護費每月五千元「蟄龍子」素與某國軍官有姻誼蓋曾娶伊國人爲妻改也私講情誼每月減價三千元然特別活動費亦不能減大約須用至六千元光景「儁俏郎君」一本有富名某國人初索萬五千元經郎君苦苦哀求減爲萬元然某國人不悅謂其吝嗇後察其亦有阿芙蓉癖乃大開詰責索費二萬元後經懇求卒如原議萬五千元某國待之感情殊惡稍一活動卽須索費郎君心痛金錢不敢妄越雷池一步旋由小扇子爲之緩頰始得照香孩兒例待遇大約每月須用至二萬元「鴻鈞老祖」其某國當道多稔交且知其產業不甚

富裕初定每月五千元後因阿芙蓉癖故加費三千元「浩浩生」爲人甚刻苦吝嗇某國人不喜之飲食起居亦極粗率不得與諸人爲伍僅下比於中等囚奴而已然每月亦須支發二千元「其餘中等政客囚奴」每月數百元至千元不等統計小扇子一年十個月其餘二年零三個月大批支費三百餘萬元臨走又有縱逃費小扇子廿萬其餘十萬至一二萬不等大約須在百萬以上

又有特別之特別費謂之臨時自由娛樂費如邀友宴會設麻雀撲克局姨太太入營伴宿等統共也不在百萬之下聞小扇子及僑俏郎君香孩兒三名儂有姍花似玉之姨太太入內伴宿每次取費及零星犒賞約須萬金較之在街柳巷直娶一名妓之數矣而三人甚豪奢每月輒十餘次其所費試

核之殊可驚也。總之三次罪魁所費有月份可稽者，已在一千三百萬元以上。暗中私納者數不貲矣。

通緝時代之罪魁家庭真相

(不才)

帝制復辟安福三次罪魁皆厚自封殖。姬妾充下陳，一遇羈禁，家事自必紛亂。而姬妾之變態不言可知。然錢可通神，其間亦有仍能維持現狀者。不可一例論也。茲特就所聞見述之，有足矍者。

(財神之家庭) 財神沾染洪憲皇帝習氣，廣置姬妾至九人之多。其長妾爲粵人，出自小家，生子一年已逾三旬，殆如兵士之退伍矣。故第二妾持家爲一家之主。洪憲事敗，菩薩當陽緝捕，帝制罪魁之令下，財神遂擁諸姬居津門某國租界，得其庇護，儘享富翁之福。較之其他被捕者，苦樂殊也。

且聞第九姬出自津埠花叢中。則正於此時量殊。聘得身爲戎首之名。而有桑中之喜。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惟第五第八二姬爲狂且所誘。逃入華界。雙宿雙飛。飛財神無力捕之也。及奉赦野鴛鴦遠遁無蹤。

(玉面狐之家庭)玉面常攜愛妾二人往來於京津間。風流不可一世。後通緝令下一妾尙留京。幾爲邏者所得。乃自言係某政客之妻。竊獲免。至津仍與玉面聚首。聞玉面工內媚術。故能長保此豔福耳。

(香孩兒之家庭)香孩兒曾獻兩姬與洪憲皇帝。及事敗尙有姬四人。亦得攜之居津門。惟其子曾以馳馬爲警廳所捕。幾遭縲紲。香孩兒立輦巨金求之。當道金朝入而夕釋放矣。民國之所謂通緝令可知。

(楊花書生之家庭)書生當籌安會盛時。顧盼自豪。以八千金購一妓爲妾。

然本非富有所恃。帝制餘瀝爲挹注。洪憲既敗。驟形竭蹶。其妾早有怨言。及逮捕。令下倉皇。走津門。斷無力顧。及愛妾卽愛妾亦不願隨。此窮措大矣。所謂家破人亡。書生不免。對此情傷。聞其妾仍操淫業於八埠。及遇赦。乃遁至滬。

(大辦帥之家庭)馬廠兵入城南灣子之宅。盡燬辦帥倉皇遁入荷蘭水瓶中。一妻一妾未得相隨。移避津門。後其妻常往荷蘭瓶中相伴。王克琴頗崛強。十召不一往也。或言克琴有異志。早伏於。是時又言辦帥尙有一妾常入瓶度。帥雨露故克琴妬之。莫知其詳。惟證以今之克琴離婚。諒無非囚。又辦帥之妻頗賢。其時主持家政及納賄營救。犇走津京。不辭勞瘁。故辦帥家庭不鬧風潮。皆其妻維持之功云。

(康聖人之家庭)聖人自復辟失敗後常游西湖夜宿其中後悅船娘阿媛是夕飲酒頗樂令阿媛取水入浴遂幸之爲之築室於丁家山號一天菌浙人所譁然稱之爲聖人婆者也其正妻尙居滬此間乃別墅小家庭自有罪魁以來未有若聖人之安樂者也洵天縱哉或謂聖人實係福人若云罪魁罪過

(小扇子之家庭)小扇子與其正妻不睦當顯赫時宅中並無眷屬後乃購一妾不甚寵據知其隱者言初頗寵愛因妾屢入游戲場態度不明瞭戒之不悛乃拔刀欲斬之妾乞哀乃幽錮焉後得香妃入埠鼎鼎大名之妓也安福軍敗香妃翩然南下掉首不顧前妾亦不知所之小扇子之家庭殆自此消滅矣然在某國營中香孩兒曾贈與一姬久旱逢甘大蒙寵愛

後攜往東瀛，今猶僑居東京某所云。

(蟄龍子之家庭)其妻率二子移居津門，而二妾之在別墅者，則風流雲散，不可復問。蓋妻頗悍妬，故金屋別藏在通緝期中，既無人主持好花，自然移向別家栽矣。聞其婦係某國人，故不敢匿姬入營中，苦哉。

(浩浩生之家庭)罪魁中最清苦者，爲浩浩生。無貧苦也，實因彼措大出身，視錢如命，平時既不敢藏嬌，猶豔之想，一旦事起，家中黃臉婆嚇得心驚膽戰，遁居津門，不敢再來京師，故亦無人探望，幸其戚爲之料理，始得安居營中，每日誦經如修行，頭陀他人娛樂，俱不敢過問也。

各罪魁姨太太一覽表

(不才)

各罪魁之目的，無非聲色貨利，彼所獲之財產，既如上所述矣，而其漁色內

幕亦不妨揭出以供衆覽。姬妾之多且麗者首推財神。今試列其姓名及歷史如左。而他罪魁之擁翠偎紅者亦附載焉。

長妾伍氏。南海人。某商女。頗端麗。從財神已十餘年矣。性謹慎恬退。不復爭夕財神。幾罕與之晤面。

次妾文氏。津門人。出自花叢。或云卽文桂。香有幹才。爲財神司筭。鑰一切家政。俱歸執掌。權勢亦最盛。

三妾花雲仙。滬妓。美而善歌。初娶有專房寵。後意亦漸移。然每月衣飾費尙占多數。故尙能相安。

四妾陸氏。鄂人。初爲漢皋妓。有豔名。財神爲南皮幕僚。卽與相識。後又晤於

津門。遂娶焉。人頗篤愿。

五妾小金枝。揚人津埠名伶。飛揚跋扈。有小火輪小飛艇之號。財神蟄居津門時。竟颺去軼事甚多。

六妾黃氏。湘人。或云曾肄業於某女校也。財神得之於某秘密室。購以萬金。聞其兄弟亦入仕途。

七妾金鐘。津妓。蘇人。嬌小玲瓏。財神以萬五千金得之。身價甚高矣。後因事忤意。不甚寵幸。

八妾玉茗。粵人。洪憲時代所娶。或云某氏婢也。財神賜以巨鑽約指。價值數萬金。每出珠光寶氣。不可逼視。

九妾鳳雛。亦吳人。齒甚穉。某女伶之養女也。財神既得罪。遷居某國。勢力圈。

下無以爲懽。乃向女伶購此。

▲玉面狐之二妾。▲一鴻印軒二藏珠俱津埠名妓。狐以二萬金貫雙雕狐善內媚。使爲姊妹而調笑。其間絕無妬色。洵風流陣中別具情趣者。或云狐置巨榻。每夕長枕大被。故無怨言。逃亡時亦相從不去。

▲香孩兒善以姬贈人。前後凡十姬。贈人者居其六。二贈洪憲帝。一贈于木老師。一贈小扇子。其二亦贈所親。至逃亡時尙有四人。▲一鄭氏河南人。齒長矣。善持家居津門。二紅鶯鶯京津名妓。嬌媚善歌。香孩兒甚寵之。逃亡時留津門別墅中。三玉蟾蜍漢妓別號也。本曹氏能爲香孩兒裝烟。非伊不懽。故常從行。跬步不可離。四櫻子本某國人。逃亡時留京頗多豔史。然以香孩兒富厚。卒不忍舍去。今尙從焉。

▲楊花書生一妾▲琴芳仙館本吳門錢氏籌安盛時八千金脫籍帝制敗竟下堂仍操舊業今復嫁人。

▲大瓣魔王三妾▲一土倡一小婢俱不甚有寵惟鼎鼎大名之王克琴爲女伶界巨子復辟敗後瓣帥思之曾賄千金密召之克琴不肯入後以術挾之始一至瓣帥憾焉既出荷蘭水瓶頗加壓力克琴遂宣告脫離關係今在滬矣聞瓣帥出瓶後不奈岑寂又新娶二雛一女伶一小家女大可供馳騁云。

▲小扇子三妾▲初娶妓玉婷婷風頭甚健常至游戲聽鼓兒詞夜深不歸小扇子怒抽佩刀擊其脛幾折入醫院敷治月餘始痊自是畏小扇如虎矣及安福敗玉遂乘隙遁去二妾香妃小扇以其名重多方媚之然香妃殊嬌

貴不甚就。範圍築香巢。別墅相處不多時。香妃時以宗旨不合。齟齬小扇。不得已聽其自由。後爲葡萄太子竄取小扇。如秋風起矣。及居某營中。香孩兒始以一姬慰之名曰秋海棠。頗寵幸。

▲蟄龍子二妾▲俱花埠中人曰紅韻樓曰雅琴。蕩逸飛揚。視蟄龍如無物。蟄龍不敢加以約束也。二姬朋比爲奸。安福未敗時已醜聲四播。及事起黃鶴高飛。不知去向矣。蓋正妻妬不敢攜入家中。故變易起。

▲聖人二妾▲長妾何氏復辟前已殞命。後於西湖中悅一榜人女曰周阿媛。貌僅中人而善媚。服滿人裝。攜之往來滬杭間。梨棠相映。願盼生姿。豪興不減馬新息也。

▲鴻鈞老祖二妾▲一粵妓。二文素蘭。甬人操吳語。頗姿媚。善歌亦得自。

津門花柳業中者。

罪魁姨太太之怪現狀

(不才)

尤惹。人。注。目。者。三。事。 姬妾既多不免常演怪劇况各罪魁又值禍變能保其久持鎮定耶茲舉其

財神之第五姨太太伶界之名角兒色界中之飛將軍也財神任事繁重精力不繼且吸紫霞膏殊消瘦廣田自荒實不能滿其慾壑然猶以金錢故羈縻有年逮既失敗則此豸之野心不可復遏矣初時出沒於中央公園衣飾之奇麗爲十丈輦紅中所罕觀廣袖短裙不中不西袒其蝨鱗之頸與翹其金釵之股渾如裸體美人引人注視於是游蜂浪蝶無不作隊而來既而始演秘劇於六國飯店某顯要之七公子日事徵逐驟覩五姨魂靈飛去遂如

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不三日而鵝鵝。鵝鵝居然結露水姻緣矣。時第八姨太太與五姨極投契。常相攜手。七公子欲一箭雙雕。八姨不可。七公子乃介紹其友某公子與之相偶。自是五八常不在家。及財神微有所聞。欲令家人加以懲治。五八得此消息。一去不返。後財神返粵。道出滬濱。偶過友人處。宴會召花侑酒。珊珊而來者。則八姨也。財神行所無事。絕不震驚。八姨亦敷衍而出。旋使人謂之曰。若不拔幟。他去。吾將下辣手矣。八姨不得已。降爲住家。不懸牌不應徵。以避財神云。

楊花書生之琴芳仙館。初本恃寵而驕。書生之面常有爪痕也。旋以書生逃亡。卽坦然下堂。然書生雖貧。衣飾亦不下萬金。琴芳初與其僕私。至是作又棹張豔幟於津門。凡客之與有交誼者。無不分書生之餘潤。琴芳極好少年。

京津所謂小白臉也。資既盡，乃與僕遁逃。至滬，恃一媼爲魔窟，以誘冤桶。備言大家宅眷，旣而報界某生者與書生相稔，知其事，乃偕其有勢力之友，隨之責以正言。琴芳匍伏聽命，願收覆水。時書生已奉赦南下，遂復爲之撮合。顧琴芳蕩甚，終不能安於室。書生不得已卒逐之。琴芳反謂書生薄倖，逢人輒道。至是仍懸榜應召。雖友人亦無如何矣。琴芳曾與書生一女，初去時，女留書生處寄養於戚串家。及第二次下堂，女已七齡矣，竟爲琴芳誘去。書生索之不得，他日飄茵墮國，正不可知也。

螿龍之妾紅韻樓下堂時，張豔幟於石頭胡，同某軍統之子，絕愛之。欲量珠聘去，而螿龍聞之大恚，使某政客大施離間事，卒不成。紅韻樓大恚，乃使人賄某報館，懸揭螿龍之醜，歷史體無完膚。時第二妾雅琴者，方在津門，紅韻

樓既。不。善。於。京。師。乃。至。津。與。雅。琴。會。螫。龍。方。在。津。聞。之。輦。金。賄。警。廳。十。拘。某。紅。雅。方。得。某。督。姪。爲。護。符。挺。抗。不。服。有。妓。界。之。魯。仲。連。出。爲。和。解。紅。雅。卒。爲。某。督。姪。外。室。不。復。懸。牌。螫。龍。心。猶。不。甘。仍。賄。警。廳。務。達。目。的。且。使。爲。覆。水。之。收。雅。琴。心。稍。動。紅。韻。樓。奮。然。曰。是。無。異。入。餓。虎。口。也。彼。之。罪。名。猶。在。復。何。畏。彼。若。一。入。樊。籠。則。不。可。脫。矣。力。持。雅。琴。使。不。往。螫。龍。聞。之。銜。紅。韻。樓。甚。乃。使。人。誘。某。督。姪。悅。他。妓。百。計。離。間。某。督。姪。果。不。喜。紅。韻。閣。絕。迹。不。往。紅。韻。閣。知。之。泣。告。其。姘。夫。某。僮。僮。固。匪。黨。魁。虎。而。冠。者。也。乃。爲。紅。韻。閣。畫。策。曰。當。使。兄。弟。們。結。果。之。結。果。者。謂。暗。殺。之。也。逾。數。日。螫。龍。宅。中。果。有。盜。夜。至。殺。一。僕。而。遁。餘。盜。劫。金。若。干。某。國。領。事。署。遣。偵。探。追。緝。得。盜。於。紅。韻。樓。室。中。自。是。百。喙。難。辨。幾。以。窩。盜。入。獄。某。狎。客。爲。之。營。救。始。離。逐。出。境。遂。南。移。漢。皋。旋。至。滬。

上或與之稔者猶能作申申詈播螫龍之惡也雅琴稍沈靜楚楚可憐韶年穉齒予曾於京華見之題螫龍事輒俯首飲泣問子念螫龍耶胡不復歸原生雅琴卒不答或有與之密切者謂螫龍非人役使二妾爲非法之淫佚故二妾畏其毒紅韻樓固狡惡若雅琴者殊憔悴可憐苟得賢主人決不至背恩下堂也

賣國賊姨太太略歷

(不才)

金剛蘭芬尊者之貴寵紅珠居然以有挾而來委蛇象服自命曰夫人日悍妬聲明不許蘭芬更置姬妾故蘭芬雖有外室甚秘密雖朋友罕知其所在也聞蘭芬本有正室微時故劍羌無勢力蘭芬既貴紅珠自以爲皆由己之羽翼勞苦功高禮宜正位然正室自田間來却之不可乃聯合其黨凡奴僕

婢媼無不欺侮之。蘭芬又不見顧。正室不權其虐。竟自縊而死。紅珠之目始達矣。蓋蘭芬微時全賴紅珠資助出洋故也。紅珠卒無子。蘭芬營別墅。善妾。欲求子。紅珠猶恨之。謂忘恩負義。顧蘭芬亦卒不得子也。

阿瞞尊者之蘇佩秋。本滬上名妓。旋移津門。又入京華。歷交政界闊客。民國三年至四年間。嘗從燬宋。要犯洪述祖。由津南下旋居孟淵社。中長身玉立。丰采亭亭。洵可人也。然亦不甚豔。蓋其人長於肆應。有口才。且識中西文字。能解音樂。故上流人士爭趨之。津門曾開花榜。選爲才科狀元。時阿瞞卽傾倒石榴裙下。而蘇待之殊落落。後以洪窘迫。蘇若有所需。不得不藉阿瞞之揮霍。因此交情漸密。且知阿瞞官位日高於政界。占有大勢力。乃不得不爲金錢權力所屈。決計嫁之。蘇有手帕交韻梅者。獨歸心於洪。不肯惑佩秋。勸

之韻梅反唇譏其無骨趨炎附勢遂絕交然蘇輒貧美韻梅之爲人也蓋蘇以豪俠自命口若懸河其所言阿瞞無不聽從家庭中不可言之隱阿瞞糊塗偏執蘇能仗義力爭所保全者頗多然風氣破壞亦自蘇始五四運動時蘇以外出酬應竟未遭毆辱之禍其幸運有過人者無怪阿瞞之欽佩也金剛魯意尊者三妾長曰玉兒妻之從嫁婢也色甚豔然魯意貌寢玉兒雅不願充其下陳顧地勢使然無可違避初納房時哭泣三晝夜目爲之腫猶是魯意惡之謂之白磁美人言其雖美而無生趣生一子遂不復當夕僅照正室料量家事而已次曰辛氏名小嫻貧家女媒媪由吳門聘得僅費數百金亦美麗而不愜魯意蓋不能蕩逸也自是魯意遂謂欲選合格人才非向勾欄求之不可初悅津妓柳青後爲袁皇帝奪去後乃得大名鼎鼎之小阿

鳳阿鳳吳人生長津門兼南北之美豐纘適中腴媚入骨又聰敏穎捷事到
眼輒能解魯意嗜賭技絕精惟小阿鳳能知個中玄妙魯意亟呼爲可兒遂
以二萬金爲之脫籍及部署一切身價之隆晚近所罕有也顧魯意靈柩之
貌年已逾不惑安得如小阿鳳之意不過見金夫不有躬妓女之常耳魯意
有甥美少年也常作入幕賓爲魯意傳達秘密魯意亦愛之而不知空穴來
風小阿鳳尤垂涎不已一日魯意自博局返夜已深僕人不及預報掩入小
阿鳳房外則燈下喁喁若兩小之無猜焉者窺之甥也突入捕獲甥長跽求
恕小阿鳳面壁不語魯意立逐之出不許攜一衣一飾小阿鳳掩袖號泣而
去久之忽聞某媪言小阿鳳在尼庵中頗知自悔且以香髮一縷獻魯意如
楊玉環媚李三郎故事魯意心動復召回而不知甥之出入如故也魯意乾

沒。水。災。借。款。百。萬。與。某。極。舉。平。等。喜。得。意。外。財。卽。爲。小。阿。鳳。購。置。極。巨。鑽。石。鑲。釧。數。事。小。阿。鳳。投。其。懷。中。獻。媚。以。謝。而。不。知。花。底。秦。宮。正。嬉。笑。屏。後。也。金。剛。和。氣。尊。者。於。四。人。中。爲。最。貧。倖。置。一。妾。杭。州。人。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或。云。係。當。爐。女。有。卓。文。君。琴。挑。之。雅。焉。然。和。氣。爲。人。精。刻。沈。默。不。解。風。情。妾。之。衣。飾。亦。甚。樸。素。與。他。金。剛。罪。魁。等。不。類。惟。以。一。念。之。貪。同。流。合。污。不。能。自。拔。惜。哉。

安福健將怪醜史

(不才)

▲壺瓶代表王大娘家庭醜史 ▲議和代表魚行老板王大娘攜眷南下
居蟹洞花園。雙方既不能接洽和議。直終日無所事事。欲解悶消遣。厥惟吃大餐。挾妓飲酒。看夜戲三事而已。凡上海可以娛樂處。老板之足迹殆遍。

日。老。板。率。汽。車。六。乘。自。民。國。第。一。偉。人。處。歸。來。忽。聞。園。內。人。聲。鼎。沸。勢。若。山。崩。老。板。神。色。陡。變。急。下。車。馳。入。見。其。夫。人。方。統。衛。兵。操。杖。與。姨。太。太。尋。仇。且。喝。令。衛。兵。鎗。斃。姨。太。太。衛。兵。面。面。相。覷。夫。人。怒。叱。不。已。老。板。覩。此。危。狀。攜。愛。妾。避。他。處。夫。人。則。蓮。開。大。步。自。後。追。至。竟。被。他。擒。住。姨。太。太。痛。毆。無。算。姨。太。太。大。呼。救。命。老。板。戰。慄。旁。觀。狀。至。慘。沮。哀。求。始。已。有。滑。稽。者。說。曰。老。板。之。精。神。上。痛。苦。極。矣。外。窘。於。國。事。內。困。於。家。事。小。議。和。且。無。從。置。喙。大。議。和。更。無。處。着。手。可。憐。此。行。成。績。徒。以。醜。鱗。子。潑。於。外。國。人。花。園。裏。算。留。一。永。久。紀。念。是。誠。可。笑。而。尤。可。悲。也。後。以。安。福。既。敗。老。班。又。有。通。匪。嫌疑。通。令。捕。緝。老。板。乃。以。金。二。十。餘。萬。買。放。逃。往。東。洋。其。姨。太。太。則。早。已。捲。逃。匿。迹。蘇。蘭。間。後。又。至。滬。高。張。豔。幟。云。

▲某會辦臨終醜史▲安福先鋒某會辦平日善拍馬屁所謂漂亮界之人物也初與某公愛妾有秘密關係卿卿我我情好至篤雖有此室外之奇緣猶未足以逞其雄心後竟又連娶姨太太八位而尙有金釵十二之想奢侈淫佚備極狂蕩五四運動發生後某會辦悶悶不樂忽染腎炎症家人延醫診治百藥無效日漸沈重行將不起衆姨太太覩此情形挾私而遁者計七位迨疾革時止剩一位姨太太而已此姨太太最爲某所寵愛片刻不離故無隙潛逃非誠有特別貞節也然侍奉極爲周至某引爲知己將死顫聲問曰汝願守乎抑願嫁乎姨太太答以願嫁某亦無法阻止但與之約法三章謂不准任意改嫁須遵我臨終之約以示限制一不准嫁某公二不准嫁陸周孫(當時紅人)三人三不准嫁某店掌櫃樂某其餘均可選擇蓋此五人者

均有吃醋之仇。怨故也。姨太太。一一如命。某始痰湧氣絕。與世長辭。癡哉可憐。亦可笑也。

▲某幹員之二少妾▲安福幹員某。有美妾二。衆所知也。某日之晨。津門車站。有二少婦。翩然蒞止。服裝甚都。丰致嫣然。飄飄乎如神仙中人。一望而知爲大家妾媵。一則攜小皮包。一則攜大皮包。適值檢查煙土正嚴之際。路警須逐件查檢。始准放行。雖二美人亦不容放過。卽令其啓皮包。翻視兩少婦頓呈惶遽之色。路警愈疑。初驗小皮包。其中均係零星小物。惟有簾外桃花記等淫穢小說數本而已。及驗大皮包。亦無違禁物。惟衣底藏有紅皮面洋裝。極工之書兩巨冊。展視之。則係極精細之照像春冊也。路警笑而擲還之。而暗藏之春色已暴露於衆目。昭彰之地矣。旁觀者靡不目視兩少婦而笑。

兩少婦則面紅頸赤不發一言購票登車而去有識者謂此卽安福部中某幹員之愛寵素爲交際場所注目者也

▲議員高唱鼓兒詞▲北京參衆兩院議員一日在萬牲園宴會以聯情誼觥籌交錯意興甚豪席間議長偶詢某議員姓字某議員急速站起右手持箸敲桌左手持摺扇夾於食中二指之間高舉而搖之且敲且唱曰俺家居在山東濟南府大明湖畔有家鄉要問奴家的名合姓二橫一豎兒本姓王叮叮鐺叮叮鐺叮叮鐺叮叮鐺合座俱爲之噴飯而此王議員者漸現得意之色後詢同鄉始知此君乃唱銅鐵片梨花大鼓出身爲小黑驢兒之高足由金錢運動當選投入安福係爲黃天霸者也

各遺老家庭秘記

(紅禪居士)

遺老者前清末年之紅官僚。而民國時代之不祥物也。彼輩早歷仕途。備享富貴。暮年生活。乃但以婦人醇酒起居。服用爲主要之目的。而於遺聞佚事之足以供談助者。乃大多而特多矣。

諸君尙憶魯省之青島乎。在歐戰未啓之前。彼因德人之屬地也。去京華既近。而又爲外人勢力範圍。無軍事上之危險。故各遺老咸樂就之。武昌起義之初。老太爺之帶妻攜妾。手忙脚亂而前往者。不知凡幾。一片國恥。土固若輩惟一之尾閹地也。俄而風鶴頻驚。東鄰矮子忽生覬覦之心。而於是樂土不復能安居矣。加之革命頻起。內亂相尋。鄉土之間。時生危險。而各遺老之目標。遂復會集於上海。洋場十里。既極物質文明之盛。馳車駕馬。爲樂無方。老太爺們於是營菟裘。置甲第。挾豔妾。駕輕車。掀髯四顧於紅塵十丈之中。

而滬上之流氓。拆白光棍。滑頭亦如鼓。應鐘如蟻。附臭爭挾。其無窮之目的。以應之。於是遊戲場中。恆多趣史。梨園欄內。不少豔聞。更或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粉牆夜跳角。邸私開。卽此煌煌。諸公於幾品頂戴之外。更多一重綠色之點綴。可矍極矣。彙而記之。足資捧腹。卽彼輩園第樓閣之鋪排起居飲食之瑣碎。亦大不爲外人所未問者。并附記之。願讀者。但作消遣觀可也。

(一) 滬西之夜汽車

滬西極司菲而路東首。有白石高牆。加以鐵欄。朱門爛然。榜書木子公館者。卽贛省赫赫有名之巨紳。而在早年時。氏以探花進士。噪名於京華者也。其人之政治生涯。非吾書範圍所及。可以不論。惟其公館之內容。則極有足紀者。館中共有洋樓三層。約十餘楹。其西有一極大之草坪。對坪有樓一角。碧

玻璃之窗。上約以淡粉紅色之帘幕者。卽主人最愛之三姨太太之粧閣也。三姨太太之出身。不知何若。大抵不外平康歌巷間。然不甚能操蘇語。有一偃背之老翁。自言爲三姨太太之親生父。時來存問。臨行必有餽遺。坐是人皆謂三姨太太爲有孝思。然亦有嗤之以鼻者。（妙極何爲嗤之以鼻耶）主人旣溺愛。則事事勿問。一如三姨太太之所欲爲。姊妹間之往還。大餐館之酬酢。終日勿絕。主人不但加呵責。且時亦廁坐其中。享老年花似霧中之看之樂趣。某年之冬。偃背之老翁復來。三姨太太亟命娘姨呼西餐兩事。享之。且乞於主人。謂阿爹年事老隆冬。瑟縮慮不能卒歲。大人有寶藍緞狐袍一襲。已稍敝。舊偶許賜之。誠厚幸也。主人卽慨許之。越數日。主人應其舊僚某君之招宴。酌於一品香西餐館。餐罷偶出座閒眺。則隔室有一傅粉之少

年所穿者寶藍緞狐袍也。形式質料一般，無二。則不禁大愕。是夜歸家，盛氣而入。亟闔粧閣之門。僕婦們有見而異之者，擬執門隙窺之，竟無縫可得。第聞室中隱隱有三姨哭泣聲。知主人與三姨三角式之愛情破裂矣。向例每屆夜午，主人三姨先後歸，則每命廚房進香粳粥。主人與三姨共坐紅木精桌之上，言笑而進。或命阿三至廣東店喚宵夜。三姨每畫蓮花白三兩杯，紺紅上頰，餵眼。冷媚主人必見而吻之。於懷此已成爲日課。是夜竟不照辦。僕婦有服役已二年者，謂愛情風潮之擴大未有如夜者。自是而後，主人對於三姨遂稍稍加以條件上之約束。雖事過無痕，愛情如舊。而此約法三章，依舊不廢。三章者：何卽（一）每夜不得過十二時歸。（二）偃背老翁不准再來。（三）如有書信須加以檢查。是也。履行之初三姨太太極以爲困行之

稍久亦漸安之。惟每夜餐畢必駕汽車出遊。其遊也不至游戲場。亦不至大餐館。更不至親戚之家。卽向日每夜博賭之功課亦完全停止。惟向靜安寺一帶荒冷之場。冒風前進行不久。必有一少年預待於洋梧桐陰之下。至是乃跨車而上。車中方寸地卽爲兩人極樂之場。夜涼似水。雙鴛齊飛。殊極快樂之別致。行久之人漸漸有知其事者。而於是木子公館之夜。汽車遂成一香豔之特別名辭矣。

(二) 蘭芳別墅之熱水臺

蘭芳別墅在滬西法新租界之徐家匯路。其本名實爲口口廬。記者以其不便稱引。故擅爲更易。實則此才亦頗有來歷。以別墅主人爲前清鄂省有名之道臺。一生與蘭字有緣。而其中之燕燕鶯鶯。又無一不以蘭字爲其香號。

也。記者前年雇一女傭。據其自述。曾執役此中三年。故對於別墅內部之狀況。無不洞悉。且曲摹其中奢豪之勝。慨言下歎。歎大有白頭宮女談天寶遺事之慨。茲撮記一二於下。某道臺者。一白髮婆娑之老翁也。龍馬精神。非常矍鑠。擁抱之興。至老不衰。說者竟有謂其爲老狐再世者。其後房專寵之愛。姬凡五。曰媚。蘭曰芸。蘭曰珍。蘭曰素。蘭曰湘。蘭其排比之次序。雖以入門先後爲次第。而主人獨尤愛第四姨素。蘭聞其出身在津沽曲院中。一夕。主人留宿素。蘭。竭平生能事。曲意媚之。主人大樂。遂以八千金爲之脫籍。故相君之貌。並非極品。而主人愛之不衰。嘗撫其肩而笑曰。人固不可以貌相也。其蕩佚若此。然主人雖專愛素。蘭。而對於其他四蘭。亦並不淡薄。其當夕之標準。則爲一熱水壺。蓋主人有婦。未達時之牛衣舊侶也。糟糠時代。辛苦相依。

未操屢屨之歌久作駭蚤之靠主人深感之不忍相忘其納小星也亦必先得主婦之同意婦既嫻靜大方且極懦弱故對於主人公之羣花繞膝未嘗爲一度之干涉然主人之心一面固自暢其欲而一面則深憂主婦之受欺遂授一熱水壺於主婦且告於諸蘭曰此熱水壺者我所特授於主婦者也日之向夕主婦必以此授汝輩中之一人此壺誰歸我卽誰宿明日之晨則復歸於主婦汝輩果欲得此壺者其速結好於主婦（一片極妙詞令好冠冕堂皇竟似左國）此條件出後諸蘭以欲得恩寵故皆爭欲得主婦歡或以化粧品上主婦或納明珠若干粒壽主婦主婦語出諾者四起初行之數日僕婦輩咸目爲笑語向晚主人歸則欣欣問其主婦曰今晚壺在誰處乎婦旣答主人則微笑頷之婦或告以在素蘭處則主人尤掀髯大樂度今晚

又可暢其雄圖矣。如是者數年，竟定爲金科玉律，未嘗廢一日。特此傭婦停職後，其三角式之家庭協約，有無變更，則不可知矣。

(二) 九姨太太之新式公館組織法

九姨太太者，已故某總理之下堂婦也。某總理在前清時代爲右丞（此非其眞名，度讀者自能想像得之），聲勢頗喧赫，極喜納寵，而爲大婦所格，往往既娶之後，旋即遣去，而某藏嬌之念，卒不衰。有知其故事者，謂其第三妾名芸芳者，實江南小家女，端嫻貞靜，頗守婦道，而大婦仍忌之，譖於某曰：「人家賞汝綠頭巾，汝知之乎？蓋誣芸芳與馬夫金生有曖昧也。」某遽信其言，立遣之去。後乃知其誣，知大婦之蓄心非淺矣。臥場之旁，宜不容他人鼾睡，乃于娶第四妾時，另營別室，以讓之，而大婦之妬如故。嗣後娶第五第六時，竟

秘不使知而隔牆春色終於洩漏則必起一度之軒然大波而某之心無悔也至是娶九姨婦爲營一巢於蔣家胡同大婦得訊又如往例立率家人搗之疇知甫入門卽有一纓帽禮服作虞俟狀者厲聲叱曰此間爲某部郎公館鼠輩何人乃敢擅入主婦旣懊喪而去自是河東獅之威燄亦稍稍替矣蓋九姨因出身花柳善能應對故能爲是活劇也某知其事亦深喜九姨之能寵之逾恆九姨有阿芙蓉癖日必畫番佛十尊午後始起時須先擁帳中盡若干筒然後打呵欠伸嬾腰蠕蠕而動如僵蠶之復活（描摹得維妙維肖）某每日先起竟爲之裝烟打火伺候玉人將護備至雖婢僕滿前亦必躬親其事其專愛有如此者鼎革而後某一度爲總理竟以某案之故含糊而死一時報紙咸稱其死爲莫明其妙九姨驟失所天震駭逾恆

積蓄平日之所得於某者復不下十餘萬吞雲吐霧之費尙不足虞知都中不能久居乃挾細軟南下至滬初但賃一椽於哈同路民厚里久之忽不甘寂寞遂以都中賣笑時舊友矮脚老六之介紹與拆白黨趙某合組臨時公館於南成成都路聞其組織之法頗屬奇特其一切費用完全由九姨擔任銅牀鏡架翠匣香臺無一非某總理私邸中之珍物也而趙某則以一身爲銀效計九姨另出薪水百元爲趙某零用之資其他人參鹿茸等等所以滋養其氣體者尙不在內惟趙每晚須於十二時前先歸候教逾時始至則必責罰其一切應酬會友等事亦必稟命於九姨而後實行公館中雇婢兩人僕一人九姨命彼輩呼趙曰乾少爺呼己則曰太太其稱謂之奇特尤可發噱自是者已二年矣而愛河平靜古井不波鶼鶼之樂正未有艾也

(四)某鹽運使之五大約法

前清豫省某鹽運使服官廿年腰纏累萬民國後以豫省萑符遍地遂徙宅來滬來時攜眷凡三一爲大婦而二則如夫人也二如夫人一娶於京中一娶於豫省咸小家女雖描眉畫角組具風姿而究遠不若曲院中人之風騷可愛某來滬後遂謀於勾欄中娶一雛不三月果得一福祥里中名玉珍寶者嗜知玉早存惚浴之心桃葉甫迎陰謀已起初尙相安卽對於舊有之二姨亦頗禮讓一日忽托辭觀劇一去不返計捲去珠飾衣服共五千金某目擊飛鴻心傷寶物亦惟有悼歎而已一夕偶偕老數人至某舞臺觀劇忽又垂愛於某坤角某坤角者腰如細柳面似春棠固滬上豔名久噪之尤物也身價既重量珠非易某百計欲得之再三托人辭說某坤角初堅拒之後以

眩於厚利。遂允焉。惟允時。共提條件十二次。復輾轉磋商。始由某承認五條。然後定局。計前後商酌。共費四閱月之光陰。可知難矣。其所訂之五約法。茲探悉內容錄之如下。

(一)某坤角之行動。絕對自由。不能絲毫干涉。但在必要時。可以略納鹽運使之竟見。(聞此下兩句。係某鹽運使力爭得之者)

(二)鹽運使須每月供給經常用費六百元。其他臨時開支。概不在內。

(三)鹽運使須按節贈珍飾一事。與某坤角其價值在五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但此條止。須履行十年。十年後不再致送。

(四)鹽運使對於某坤角之母親及一切親屬。均須優待。不可作下賤人看待。

(五)某坤角有弟二人。鹽運使須爲之出學費。至留學畢業爲止。說者謂某坤角與大舞臺某角結識已久。故其約法之第一條。卽斤斤於身體自由。鹽運使慾令智昏。乃不惜以偌大之代價。買一頂綠色之頭巾。可笑極矣。

某遣老姨太太與某督軍姨太太月費比較表

(天任)

上海靜安寺路某公館。爲前清某巡撫之別墅。其中蓄姨太太最多。粉白黛綠。列屋間居者。多至十三人。適符大龜甲塊之數。可謂奇巧。其中秦娥趙女。旣各極其聲色之妍華。而費用之奢侈。尤足令聞者駭詫。客有談其內容者。謂以之與南中某督軍比較。可謂工乃悉敵。蓋某督軍者。雖馬上英姿。一時冠冕。而兒女情長。雅好修飾。卽世俗豔稱之香水督軍是也。其在某者。所蓄

官場怪現狀

之。姬。妾。共。得。打。半。除。本。地。風。光。而。外。京。津。秀。色。滬。上。嬌。姿。以。及。白。下。柳。枝。淮。揚。風。月。無。不。齊。備。亦。可。謂。極。左。擁。右。抱。之。能。事。矣。茲。據。客。之。所。談。將。兩。方。面。每。日。費。用。之。多。寡。列。表。比。較。如。下。

甲、某遺老姨太太之月費

名 字	經 常 費	雜 費	其 他 各 費	備 注
大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費五十元	贍養家族費一百元	應酬費作消遣賭博用
二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費五十元	無	已無家族
三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費五十元	無	已無家族
四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費五十元	贍養家族費一百元	

五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費二百元	贍養家族費一百元	
六姨太太	脂粉錢二百元	應酬費五十元	贍養家族費二百元 公子彩錢五十元	養一公子故經常費 加一百元
七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元五十	應酬費五十元	無	
八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費五十元	無	
九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費五十元	無	
十姨太太	脂粉錢二百元	應酬費五十元	贍養家族費一百元 公子彩錢五十元	與六姨太太同例
十一姨太太	脂粉錢三百元	應酬費三百元	贍養家族費二百元	時於主人曾有秘密 之奇功故費用加倍
十二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五百十元	無	
十三姨太太	脂粉錢一百五十元	應酬費五十元	贍養家族費五十元	

官場怪現狀

官場怪現狀

乙某督軍姨太太之月費

名稱	出身	經常費	雜費	備注
瑞蘭	本省	脂粉費八十元	四十元	係小家碧玉故費用較省
阿金	同	同	同	同
玉珍	天津	脂粉費八十元	四十元 另費五十元	係花柳出身另租住屋故加五十元
湘花	天津	同	同	同
雲姐	京都	同	同	同
淑姑	本省	同	同 另加四十元	此係本省士人之女督軍勉強娶之者另加四十元為其弟讀書費
花月蘭	上海	脂粉費一百元	四十元 另加二百元	此係上海妓女另租一華麗之小洋房

彩雲	南京	同	同	同	此係養二公子者
桂花	南京	脂粉費三百元	二百元	此亦小家碧玉惟大公子爲其所養故費較豐	
謝寶玉	無錫	同	同	同	
鶯鶯	平湖	脂粉費八十元	四十元	此係小家碧玉	
九陣風	天津	脂粉費三百元	四十元 另加二百元	此係天津演武生之坤角督軍以巨價購之者	
巧娘	揚州	同	同	同	
謝寶媛	揚州	脂粉費八十元	四十元 另加一百元	此係揚州妓女出身故費用較少於南妓	
素珍	同	同	同	同	

觀以上兩表而統計之則甲表每月費用共四千四百元乙表每月費用共

官場怪現狀

六七

三千八百元。一以費豪。一以人勝。洵可謂遙遙相對無獨有偶矣。

各遺老家產調查表

(紅禪)

甲乙丙三遺老。同為滬上最有名之富翁。甲丙均管為巡撫。(一為皖省。一為魯省。)而乙則曾為幾度之禁煙督辦。位尊金多。腰纏無數。有知其內容者。謂其數之鉅。實足駭人聽聞。茲將其所述。具表如下。

(一) 甲遺老家產表

名稱	值額	備注
別墅兩所	三十萬元	
花園一所	八萬元	

口豐銀行存款	五百八十萬元	每年利息約四五十萬元
口加利銀行存款	二百萬元	每年利息十萬餘元 以上外國銀行
口業銀行存款	一百萬元	每利息十萬元
口華銀行存款	五十萬元	每年利息五萬元 以上內國銀行
滬西空田二方	三十萬元	此係將來作花園用或待價再售者
各大公司股額	三百萬元	每年利息四十萬元
本鄉田產	三千畝約值十萬餘元	每年田租二萬餘元

(二)乙遺老家產表

名稱	值額	備注
----	----	----

上海別墅一所	二十萬元	
西湖別墅一所	八萬元	
南洋森林	五十萬元	該遺老曾至南洋故有此產
內地實業廠	六十萬元	每年紅利約十萬元
上海洋行股份	二百萬元	每年紅利約二十萬元
本鄉田產	二千五百畝約值十萬元	每年田租約二萬元
外國銀行存款	八百萬元	每年利息約七十萬元
內國銀行短期存款	二百萬元	每年利息約二十萬元

(三) 內遺老家產表

名稱	價值	備	注
上海別墅一所	三十萬元		
北京別墅一所	五萬元		
濟南商埠房屋五十幢	三十五萬元	每年房租約四萬元	
書畫磁器古玩	一百五十萬元		
天津實業廠	三百萬元	每年紅利洋四十萬元	
外國銀行存款	六百萬元	每年利息約五十萬元	
內國銀行存款	五十萬元	每年利息約六萬元	
杭州花園一所	十萬元		

官場怪現狀

本鄉田產

三十萬元

每年租利約四萬元

觀以上所述。每人咸達千萬以上。每年收入在一二百萬元左右。宜乎其娶妾藏嬌。豪華淫佚。無惡不作。無事不爲矣。嗚乎。此皆吾小民脂膏血液也。而乃以之爲長惡逢兇之用。言念及此。曷勝浩歎。

各督軍私款收入之概算

從前做官的人。所有私款收入。大概是賣差賣缺賣案子。搜刮漕糧釐金的盈餘。虛報買機器買槍礮的帳。還有剋扣軍餉呢。硬吞公款呢。強佔民產呢。似乎不大敢做。所以那一班官兒的官囊。最多不過擄得三五十萬。擄上十多萬的。已經很少。要是擄上千多萬的。更是絕無僅有。誰知現在的一班督

軍只消做到一年半載。他的官囊。至少也擄得三五百萬。若是做了三年五載督軍。起碼也有千多萬的家當。有人說。從前做官的人的貪心。算是有底洞。現在的督軍。貪將起來。簡直是無底的慾壑。無論怎樣是填不滿的。可是他們要錢的本事也真高。門道也真多。我而今且說一個著名最窮的督軍的故事來。大家聽聽。

這位督軍是個外國式。一向是開口說博愛。閉口說救人的。他自奉極其刻。膏。最不願意別人奢華。若是看見了別人穿着綢緞衣裳。一定要想法子去毀壞了才罷。當他在彰德做鎮守使的時候。同城的縣知事。穿了一件簇新的鐵機緞袍子。馬褂去見他。他心裏一轉念頭。當時便請縣知事同去看。可憐縣知事老爺。不知他要撮弄自己。欣然應諾。就同到城外校場裏去。春

兩方晴。地上的泥水是一窪一窪的。這位督軍說。站着太吃力吧。霍地坐在地上。順手把縣知事抓了也坐下來。縣知事吃了一驚。却是那件袍子。已經髒了。不免有些顧惜的神氣。這位督軍心裏更不願意。便去拔弄那泥裏的艸根。對縣知事道。這艸好像是七葉一顆珠（草藥名）這草便是野三七。都是傷科最好的藥。說着說着。張開派手。在縣知事的肩上一拍。一損可憐馬褂也毀了。這段新聞。彰德地方。是人人知道的。因此不叫他彰德鎮守使。叫他缺德鎮守使。

這位督軍。算盤精得利害。弄錢的法子極多。他到一處。必須先把這一處可以弄到手的出息。詳詳細細的開列。通常特別兩個概算表。那兩個表裏面。最奇怪的是都列上罰款這門子目。原來他通常的罰款收入。是對於部下

搜括來的。因爲他不准部下吃香烟。兵士違犯了。每一次就罰洋兩角。排連長同級的官。每一次就罰洋五角。團長以上。每一次罰洋一元。又不准在酒飯館子裏吃喝。兵士違犯了。是每次罰洋一元。排連長等。每人每次罰洋五元。團長以上。每人每次罰洋十元。這一筆錢。由軍需長按月照數扣下。他便說道。這罰款我捐到教會裏去了。其實一大半上了他老人家的腰包。他那特別的罰款收入。可就是百姓遭殃了。當袁世凱密令停止中交銀行兌現的時候。市面上中交鈔票。自然不大行用。用起來。要打一個折扣。他就借此大發雷霆。登時捉了許多錢店老板。罵道。停止兌現。是暫時的事。你們奸商。如何任意折扣。擾亂金融。有害貧民生計。非得重重的辦你們幾個。不足示懲。你們是願意槍斃。留個全屍呢。還是願意斫頭。這一來嚇得一班市儈。

流尿流四處託人說情。情願認罰。他老先生便鬆了下來。這一家罰三百五百。那一家罰三千五千的。生意誰做得大。誰就罰得多。這一筆錢收了下來。他對人說道。我已經把這筆款子。派人拿到皖北去賑濟災民去了。又一回。他所轄的地方。有一個紳士人家姓蔣的。很有幾文。這姓蔣的。本人又是個中將。恰巧堂房的寡婦嫂嫂。五十歲做生日。大排筵讌的請客唱戲。這位督軍知道了。便去拜壽。中將出來陪他。他便大馬金刀的開起教訓來。說道。現在民窮財盡。司農仰屋之時。你是中將。應該毀家紓難。才是道理。如何把有益之錢。做這種無益的事。況且皖北水災。哀鴻遍野。我們布衣蔬食。尙覺過分。你們一鄉之望。倒竭力的提倡奢侈。簡直有意破壞。我這以勤儉治一方的政令。對不起。且請你同到敝衙門。吃幾天粗茶淡飯罷。登時就把蔣中將

拿了去了。蔣家嚇得什麼似的。挽人出來疏通。他道。姓蔣的有亂黨嫌疑。我正要請示於政府。這一來。蔣家更嚇慌了。極力運動。才罰了蔣家一萬塊錢。充作皖災賑款。才罷。這就是現在著名窮苦的督軍的妙人妙事。

我再說一個任期才一年多的督軍的故事。這位先生。是目不識丁的。可是他算盤利害。他的弄錢本事。比那位教徒督軍。自然精明十倍。他用一個帳房。兼做軍需長。財政廳。他倆每天見面。就是進行他預定的計畫。原來他到任時候。早已把弄錢的方法和收入的大概數目。早已編成概算書。到臨時。一樁樁一件件的按部就班的做起來。他那概算書的內容如下。

(一)銅元項下 雙銅元純利每月約一百餘萬元。每年共千二百萬元。

說明

每日本銅一石。約價規元二十五兩。鑄當十銅元。計八千枚。(每枚計重二錢)。(合八

官場怪現狀

七八

十串文。鑄當二十銅元計四千四百四十四枚有奇。(每枚計重三錢六分)合凡十八串八百文有奇。單銅元每串值銀一錢五分七厘有奇。雙銅元每串值銀一錢四分有奇。

每日工作兼夜工。鑄單銅元約六百八十萬枚之譜。計六萬八千串文。成本規銀一萬零六百七十兩有奇。鑄雙銅元約五百六十萬枚之譜。計十一萬二千串文。成本規銀一萬五千六百兩有奇。

廠中員役工匠及煤斤等一切開支。每日以銀元三百元計。每七二合規元二百十六兩。

每銀一兩。以時價計。約二串四百文至二串六百文之間。以二串五百文扯計。每日成本及開支(單銅元)計二萬七千二百一十五串文。淨盈四萬七百八十五串文。(雙

銅元)計三萬九千五百四十串。淨盈七萬二千四百六十串。

(二)鹽運項下 保護費每月約二十萬元。每年計二百四十萬元。

說明

每月行銷鹽額。以五萬引計。每引勒繳保護費六元。計三十萬元。否則有意外損失。(如搶劫等事)概不負責。其不屬本軍權力範圍之地方。除外。仍以所收入三分之一。獎勵各軍長官等。實得二十萬元。

(三)禁煙項下

甲畝捐每年一百零一萬六千元

乙保護費每年一百二十八萬元。

丙戒煙護照每年約三百萬元。

說明

種烟地方。刻已一律限期禁絕。惟以貧民生計所。本年已種各區域。分上中下三等。納捐。上等每畝八元。中等每畝六元。下等每畝四元。查現時種烟區域。約共十八萬六

官場怪現狀

八〇

千餘畝。以每畝六元扯計。共一百一十一萬六千元。除查烟委員開支十萬元外。淨一百零一萬六千元。

產烟總額。約八十萬斤。計一千二百八十萬兩。販運保險。每兩取銀元一角二分。其二分屬之護送之兵士官長。其一角淨提歸公。

戒戶斷癮後。或被罰後。申明願戒者。得請領戒烟護照。既領得護照之後。軍警人民均不得對之有敲詐行爲。此項護照。分上中下三等九級。上等一級每張三千元。二級二千元。三級一千元。中等一級六百元。二級四百元。三級二百元。下等一級一百元。二級五十元。三級十元。此項護照。每年一易。

卽此者三項而觀。一年收入。已是二千餘萬之譜。又加之以逼勒商家。借債錢糧及種種之徵發充公等。凡今之人。則孰不欲得督軍而做之者乎。嗚呼。

某督軍之逃妾一夕話

小傅彩雲。煙臺著名之歌妓也。有稔客余某。月致其母五百金。蓄爲禁嚮。余某死。始脫身走青島。大連遼東。而至於京津。於時督軍團方會議於天津。有某督者。因翻戲黨首領黃某識之。傾倒甚至。黃某遂以三萬金壽其母。獻爲某督之九姨太太。無何復辟變作。旬日而定。某督聲勢陡降。不安於位。遂託病居天津。一日九姨太太忽竟夕不歸。偵騎四出。迹之不得。越三歲許。有麗人忽發見於大連之電氣公園。有識之者。指而目之曰。是卽鼎鼎大名之小傅彩雲也。鄂人王君。向從藍秀豪有事於烟臺。曾一度爲入幕之賓。聞而跡之。舊雨相逢。喜可知也。於是小傅彩雲者將適滬。王與之作竟夕談。而別。越月。王以事至滬。遍詢小傅彩雲。無知者。惘惘久之。爲余述其竟夕之談話如

下（以下均王君述小傳彩雲語）

我自入某督家中。新來乍到。周旋同輩。頗不易。最初數月。幾有專房之寵。更遭嫉視。長日寂處房權。則人竊竊譏爲驕傲。以爲瞧不起人。若出而覓人談笑。則又有竊竊議於後者。以爲是偵探情形。預備向枕頭上告狀也。因此精神上極感苦痛。一若氈有針。鐵有衷甲也者。生人之趣。索然已盡。及同處年餘。同輩中始稍稍與我親近。而十姨太太則已入門矣。此時獨守空房。轉得與同輩日尋樂事。轉覺愉快。然我在同輩中。比較尙爲得寵者。十姨太太之來。乃不及我。於是同輩中之嫉視少解。而十姨太太之忌我良深。十姨太太者。年長我十歲。固上海有名之老妓。聞其擅房中術。某督因而取之。然其閱人多。斯手段毒辣。智計亦奇幻。彼既忌我。我遂無幸矣。某督之第四子。大

姨太太出也。年始十五。平日專在內室廝混。某督從不過問。去年某督五十。做壽。演戲數日。四少爺者。遂一意欲學戲。而來求學於我。我不允。大姨太太屢爲我言。我請示於某督。某督掀髯笑曰。小孩子歡喜唱幾句。你就教教他罷。我遂不得不承命。一日四少爺強我教渠以小上坟一齣。方在試演間。某督忽怒冲冲而來。立斥四少爺出。厲聲責我曰。你爲甚麼教他學這種淫戲。你安的是甚麼心思。我辯說四少爺一定要學這齣。我本是不肯教的。大姨太太也幫着四少爺。叫我教他的。某督仍是橫眉瞪目說。以後不准教這種淫戲。他是小孩子不懂得甚麼。你總不准是這樣去引誘壞他。當時不容我再置辯。仍是怒冲冲出去。我氣得直哭了一夜。後來一探聽。就是十姨太太挑撥是非。自從此事發見後。某督一見我。如同見了仇人。總是厲言厲色。我

想我年紀還輕。何必挨在那裏活受罪。所以千方百計。尋得空隙。走了出來。還復我自由之身。真正謝天謝地。

闊姨太太之蕩佚寫真

闊人之視姨太太也。固以爲純粹之玩物。故姨太太之自視。亦曾未嘗不自以爲玩物。視之爲玩物。則凡所以供給姨太太之求者。無所不用其極。自視爲玩物。而又求無不得。則亦時時以他人爲玩物。以充量發揮其性慾。於是闊姨太太者。遂成爲一種公共之玩物焉。

異性之互相視爲玩物。在男性方面。從習慣上來。以爲非備置多數玩物。則不足以自慰其性慾衝突者。在女性方面。因激刺而反動。因反動而得比例。則亦以爲非備置多數玩物。不足以自慰其性欲之衝動。是故姨太太之成。

爲一種公共玩物。其罪不在姨太太。而實關人者尸之。

姨太太之自玩以玩人也。以上海北京爲兩大場合。上海之種種寄聞怪事。今且不限於姨太太。乃至太太少太太小姐人等。亦多豔羨姨太太自玩玩人之行爲。而極力模仿之。各家之記載甚備。誠以海上一隅。最開風氣之先焉。吾今言變本加厲之北京。上海姨太太之所屬者多商界之闊人。北京姨太太之所屬者多官場之闊人。清季官場略有忌憚。以謂苟以帷簿不修登諸白簡者。卽做官之資格損失矣。故雖不敢不給姨太太之求。而終未能明目張胆以遂其姨太太之大玩而特玩。乃今則官場解放已甚。甚且借姨太太以爲升官發財之秘密捷徑。而姨太太自玩玩人之風。遂百倍於往昔。且有恃而無恐焉。綜紀所聞。蓋亦有世風日下之觀感云。

北京之三三飯店。向爲陳設姨太太之樣子。問與待合所而亦最得風氣之先。其規例由侍者爲之媒合。會餐之頃。雙方同意。卽自由戀愛開始矣。各犒侍者紹介費十金。此後則任聽雙方之自由交涉。若雙方不同意。會餐後卽東西勞燕。各自分飛。而侍者亦各得二金之犒。友人某君。少有羊車之譽。會由某金店主約而往。侍者各爲約一人。某君之相手方甲。滿意固不待言。詎某金店主之相手方乙。亦特集其視線於某君者。會餐畢。甲攜某君之手而起。乙則以微笑報某金店主而自去。某金店主亦憫惻自行。某君既隨甲之秘密室。乙亦追蹤而來。力求效英是故事。甲執不肯。遂至大詬誶。某君不敢爲左右袒。而娘子軍再接再厲。幾欲生死相拚。某君逡巡遁去。越日侍者以甲命來召。乙亦別遣侍者徵之。某君不勝其擾避之。天津乃已。後聞甲銜乙。

至深。賄人以鐵水毀乙面。乙亦集無賴乘甲於飯店門外。窘辱備至。幾釀大獄。蓋甲則前軍諮府某顯者之姨太太。乙則執金吾某鉅公之姨太太云。近來飯店開設漸多。陳設姨太太之樣子間。及侍合所。亦不拘於一處。而出張所。則遠之在三貝子花園。近則中央花園。其遊戲場等處。稍高尚之姨太太。則不往焉。去年曾出有一笑案。某大學學生某者。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日惟至中央花園等處。專誠獵豔。一日邂逅一麗人。不三小時。已在飯店中。各飫其飲食男女之大欲。麗人乃日攜其伴以與周旋。旬日許。輾轉沾濡者約十餘人。生自詫爲非常奇遇。搜求方藥。拚命報效。兩月以後。遂臥病於所營之香巢中。億不能起。形單影隻。不病死亦幾餒死矣。會警署來收房捐。叩門久之無應者。疑而破門以入。則偌大精舍。祇一柴瘠之青年。呻吟其中。詢

之則不食已三日矣。送諸醫院。蓋半載而後有瘳。生父方喧赫於軍界中。聞而大怒。函警廳。務必追究蕩婦之名。無何。警廳以人告生父曰。此案不可究。別以一紙示之。生父嘿然不復敢聲。蓋彼麗人即生父所擁戴之軍閥某之妾。其所邀致盡。一時顯貴者之妾。時方組織姨太太俱樂部。專以玩弄少年男子爲消遣者。自春及秋。青年之供其玩弄者。已不下三百餘人矣。

財政當局之秘密借款

好官得錢多。此語爲千古顛撲不破之名言。今之財政當局。可謂好官之尤者矣。而抑知不然。蓋直接收入各款。本無幾何。而各省則無不截留。充作軍費。而支出之中央政費。近畿軍費。與夫借款之利息。及到期借款種種。無不惟當局是問。其苦乃不可勝言。則豈有得錢多之希望。而抑知更不然。

收入有確數。支出不窘迫。卽當局談不到借款。談不到借款。卽回扣與手數料無希望。故財政愈窮窘。卽當局愈有生發。愈可以多得錢。

借款之途二。其一外債。今外債之途已塞。偶一爲之。甲國得優厚之抵押品。及其他之權利。則乙丙丁各國均有三禮拜六點鐘之酸意。必千方百計以揭出其條件。當局雖萬分秘密。亦無從防制。春光之洩露。其有僥倖成功。則當局不勝國人之攻擊。此種好官。遂以一次得錢多而丟卻。永無後望矣。是以智者不爲。

其一內債。名義既較借外債爲好聽。而秘密亦可以至極。蓋當局自立於債權人地位。而又代表政府爲之債務人。債權債務由一身操縱之。則其得錢多尙有數目可計乎哉。

此秘密借款之法。第一要義。即在搜求極可靠之抵押。抵押品既得。則零星借義短期借款。卽由當局所開設之許多小銀行以承攬之。軍政費待用最急之時。當局遂向自身所開之小銀行。訂定一種或七八種之借款。每種多至數十萬。少或數萬。九幾折交款。乃至八幾折交款。此已括削不少。利率總在一分以上。定期又均不越一年。該借款未用或未盡。仍存於該銀行。則銀行亦不因借款而發生恐慌。借愈多。則此中之利益愈厚。秘密不破。國人無從而攻擊之。卽秘密破。亦使人明知之而無如之何。此卽財政當局之頭等大本領。

督軍懼內秘史

某督軍。出身甚微。其夫人。則其牧豬拾糞時之童養婦云。長督軍者五歲。及

督軍費。於故鄉置厚產以安其夫人。而於任所納二妾。夫人聞之大悲。於是督軍年五十餘無子。夫人取遠族子以爲子者將十年矣。遂率其繼子以來。立逐二妾。叫囂墮突。澈三日夕。督軍屏息不敢一出人聲。督軍所駐在地。有名勝地曰東湖。每浴佛節。則貴夫人咸集僧寮。唱光光乍之詞。以爲笑樂。督軍夫人心焉豔之。使材官授意於警察總監某甲。某甲之妻素以社會之花着稱者。徐娘風度。猶足領袖吳娃。於是閱讌東湖。極水陸笙歌之盛。督軍夫人高踞首座。意氣揚揚。旣而拇戰一巡。督軍夫人忽焉不樂。遽託病辭去。甲妻大駭。以謂有開罪處。而默計主客均無敢失禮於督軍夫人者。惶惑不解。密使人偵之。則夫人方與督軍大鬩。蓋夫人眼界完全鄉愚之識。是日環珮臂釧約指之屬。燦燦者無不黃金。而又以多爲貴。重量在十斤以上。自以爲

闊乎其不可拔。不謂同座之某師長夫人。只一副珍珠頭面。粒粒大如發菽。值在萬金以上。而政務廳長夫人之淡粧素服。祇貓兒眼約指一枚。光射五步以外。不能計其值。而某妻則鑽燭一雙。值已五六萬金。督軍夫人相形之下。倍覺寒酸。遂怒督軍。以謂堂堂督軍之太太飾物。乃不及下屬婆娘之萬一。此辱實督軍之鄙吝。有以致之。生不如死。督軍無奈何。立出二十萬金。爲夫人製飾物。居無何。繼子者出從蕩婦宿。爲某警署長所逮。辱督軍大怒。立欲逐之。夫人不可。且謂非殺卻某署長者。則吾子其必以憤死矣。督軍不敢爭。囑警察總監。調某署長出省會外。然督軍因此積怒。病發。遂卒。迄今東湖之濱。談及夫人之威。猶爲之舌橋。不得下也。

又某督軍。貧少而無賴。與某寡婦通。資之以生活者十年。而督軍貴。遂迎某

寡婦以夫人禮禮之。願婦性蕩而淫。始與督軍之弟通。旋又召督軍之假子入侍。督軍怒以色。婦則怒以聲。督軍偶有一違言。婦則申申而詈。竟月不能已。督軍畏之如虎。遂一聽其所爲。聞一時面首之選。已超湖陽公主之三十六人矣。

某督軍新姨太太之身價

某督軍以驕奢淫佚著名於時。後房之粉白黛綠。得姨太太之名位者十四人。通房之丫頭。搭脚之娘姨。不與焉。其最寵之十三姨太太。最有名之瘦馬也。乃母揚州妹。身爲各顯官之外婆者有年。至是老矣。而猶蓄一雛。名曰阿珠。較歷來之阿姊爲尤美。揚州妹寶之。以謂非十斛明珠。不與易也。會某督之十三姨太太二十生日。揚州妹攜阿珠往壽。督一見。大悅之。力求效。英皇

故事。揚州妹不允督強留之。揚州妹大怒而去。不旬日。各方之擁兵大員。飛電斥某督荒淫者積几可隱人。某督大懼。挽人求揚州妹爲之解釋。揚州妹不理焉。某督無奈。何使十三姨太太者。跪求於揚州妹。獻十萬金爲壽。揚州妹猶不允轉圜。再益八萬金。揚州妹始首肯。命某督以十三姨太太名義。致賄各姊妹。之得寵於諸顯官者。鑽石珠寶有差。又費二十萬金。而責難之聲。乃息。而某督十四姨太太之下。遂增一新姨太太之席。合計所費。殆四十萬金云。

某督軍與姨太太之交換條件

頻年時局變幻不測。某督軍者。依違於各黨係之間。居然得保全其地位。說者謂之爲八面美人。其實則姨太太之外交手段。所以維持之者不少。蓋某

督之姨太太者。向在章臺。與魏大巡閱使之五姨太太。楚大巡閱使之七姨太太。夙爲手帕至交。當楚魏有違言時。某督所轄地方。乃雙方視綫所交集。某督派出說客多人。雙方通款。仍未得雙方之確實保全之之信息。某督憂慮失眠者數日。於是姨太太脫穎而出。先適楚。因七姨太太以見楚大巡閱。極表乃夫之效忠於楚也。楚大巡閱喜其柔媚而便給。憐愛臻至。誓不更動某督。姨太太既得之於楚。繼又適魏。因五姨太太以見魏大巡閱。結果亦如其在楚也。某督之感激可知也。禮之於嫡姨太太。遂提出優待條件如下。

(一) 衙中起居甚不適。別於山水名勝處。卜一宅。月以五日入衙就督。餘二十五日居別宅。督不得過問。

(二) 每月費用銀元二萬元。特別購置珍飾在外。

(三)督之其他姨太太有願往宿別宅者。督不得阻禁之。

(四)督出三十萬金。以姨太太名義存外國銀行。以防督將來遺棄時。得維持生活。

某督均一一加入附件而承認之。

(一)之附件。督以人先一日通知。得姨太太同意。往宿別宅。

(二)之附件。特別購備珍飾。每歲以五萬元爲限。

(三)之附件。其他姨太太往宿別宅。每月不得過三夕。

(四)之附件。三十萬金之存摺。由姨太太取得督之同意。聘一律師掌管之。仍提出交換條件一則。

姨太太應隨時聽受督之密命。往周旋楚魏兩大巡閱。其費用屬特別開支。

臨時撥給。

各督軍做壽斂財記

今督軍之種種要錢法。固已無微不至。而其最堂而皇之。可以侈言於稠人廣衆之前者。則莫如做壽。做壽有散生日。整生日之分。而又有本身與夫人之日。每年兩次。收入不貲。又其特別者。則姨太太做壽。小少爺做壽。名色繁多。收入愈厚。總之爲生財之大道之一也。

當代最有名之夏侯大督軍。去年大做其六十榮慶。所收各處官僚之壽禮。估計不下五百萬元。而以某省督軍爲最重。計赤金壽星一尊。其高如人。重五千餘兩。值近三十萬元。透水綠全翠如意一事。聞出自清宮。值十餘萬元。他物稱是。

又牛副巡閱做壽。以不受禮物號於人。然所轄之江北財政廳長。則獻赤金羅漢十八尊。均高尺許。無量壽佛一尊。高尺八寸許。共重三千七百餘兩。江北各銀樓。赤金搜買一空。且飛電上海購五百兩以益之。牛並不卻也。於是某督軍使人贈以清水一樽。自謂君子之交。以挖苦之。牛含恨切骨。邇來某督軍之不成督軍。卽牛一意齟齬之也。

又綽號馬弁督軍之督軍某。素以儉嗇聞。當五十三歲生日時。恰是小少爺十歲生日。是於軍署中之副官長者。爲之發起做壽。壽份分四等。以福祿壽喜字樣爲次。福字每份三百元。祿字二百元。壽字一百元。喜字五十元。遍徵全省文武部屬。無一得倖免者。銅元局總辦某。於例份外。特贈小公子上將軍服一襲。價值百八十元。以爲太菲。則專向日本定製白金九獅軍刀一柄。

長祇尺許。費金錢二萬元。督軍大悅。立加委其兼辦官錢局焉。又某督軍夫人五十整壽。時督軍署之軍需科長方欲兼政廳長一席。特向上海定製鑽石手鐲一雙。爲雙龍搶珠式。其代珠之鑽石重至十二克拉。共費十餘萬金。事爲財廳長所聞。急向上海購住宅一所。並地價二十餘萬以獻之。位置乃得不動搖。而督軍乃以關監督酬軍需科長焉。

各督軍家產調查

古之貪官汚史。其家產非至藉沒之日。無人能知其數目。然據歷來官吏藉沒家產之記載。(若冰山錄等書)權相之貪。或且不及當權之太監。唐之李輔國。所藏珍寶。遠過元載。明之魏忠賢。亦超過嚴嵩。清之李蓮英。其所聚斂。亦自較和珅等爲甚。乃不謂今之督軍。尤超過歷代之太監也。蓋權相與當

權太監。不數數觀。且亦未有同時擁極鉅之家產者。獨今之督軍。則人人皆獲有巨資。且極貧者。亦有數百萬金焉。據調查所及。略誌於下。

現任者

夏侯瑤擁資八千萬。

李雨蒼擁資七千萬。

羅銅嶺擁資五千六百萬。

牛有信擁資三千五百萬。

魯子美擁資三千萬。

稽理亨擁資二千萬。

藍燭霄擁資一千九百萬。

山上珍擁資七百萬。

卸任者

黃大魁擁資三千八百萬。

宋姬仁擁資三千六百萬。

黎巨礎擁資三千五百萬。

成輝遐擁資三千萬。

賈蘭貴擁資二千萬。

伯德遙擁資一千七百萬。

唐慎章擁資一千六百萬。

楊薰旌擁資八百萬。

已故者

湯嘉恩遺資一千三百萬

梨美石遺資九百萬

羅理庭遺資一百萬

各總長之弄錢手段

民國之各部總長。以財交兩部爲最有弄錢之機會與權力。交通所轄航路。郵電四大宗。航無收入不計外。郵則由客鄉辦理。總長無弊可作。電則以購買材料爲弄錢之最者。然亦數十萬百萬而止。則亦不過泰山之一土壤。滄海之一細流。惟鐵路一宗。每任總長之希望。完全在是。然鐵路收入。皆有底帳。且多應提還外債。故作弊亦不逾數十萬百萬卽止。所謂特別會計者。卽

是作弊之窟。而終不若指定鐵路而借款之利益之狀。每借款一次回扣若干。大抵已成爲公開之手。數料其中鬼鬼崇崇。不實不盡。則一次借款成立。竟可得數百萬元之純利。此蓋人人能知之者也。是以交通系之名聲震盪全國。及近年則抵押殆盡。借款已窮。而交部之好處。遂遠不若財部。則以財政愈困難。則作弊之手段愈神奇。歷年以來。財部總長之鈞心鬥角。攫取贏利者。不可不一窮其私囊之富厚。俾官迷者愈以涎垂三尺焉。

十年來長財者多有綽號。有賊總長。保皇總長。買辦總長。少爺總長。種種名目。而以少爺總長爲極弄錢之能事。大抵在位日淺者則弄錢較少。在位日久者則弄錢較多。然手段之高低正自不同。例如賊總長。保皇總長。買辦總長。在位均不及少爺總長之久。其不敵少爺總長之富。自在意中。然以手段

言則保皇總長寔高於賊與買辦者。蓋賊總長之在冷庫。誠領任上。其所竊爲數已不貲。及其長財。則又恰在袁大皇帝聖明洞鑒之下。不能任意弄奇怪之弊。故其加增財產。僅僅地梁商埠。某銀行某公司共投資百餘萬。若買辦總長。遭際亦與賊總長同。且其人本擁有乃父遺產。及買辦任上之進款。其長財後所增加。亦僅僅小阿鳳之身價。八大胡同之嫖資。上海百元一道之挖花之輸款。獨保皇總長。眼光遠大。長財時不急急於爲個人弄錢。而在厚植黨徒。於銀行界。至今保皇黨人。費用不匱。就是保皇總長百年樹木之計畫之賜也。至少爺總長。不能借外債而借內債。不借大款而借小款。亦身開設無數之小銀行。以承借者項。厚利重扣。確寔抵押之種種短期小借款。債權債務。以一身兼之。其手辣心黑。最爲高出流輩云。

總統財產清冊

甲總統財產數目清冊

舊管

現金二千七百六十萬元。

優先紅利股票值一千五百萬元。

房產值六百萬元。

田產值一百三十萬元。

地皮值七百五十萬元。

姨太太值十五萬元。

共五千七百五十五萬元。

官場怪現狀

實錄整理狀

新收

現金九千萬元。

救國儲金五百萬元。

姨太太值二萬元。

共九千五百零二萬元。

開除

加捐皇帝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三萬元。

喪祭葬費五百六十九萬元。

共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二萬元。

寔在

現金一百八十萬零七千元

房產值三百九十八萬元

田產值六十五萬元

地皮值四十七萬三千元

姨太太值十四萬元

共七百零五萬元

乙總統財產清冊

舊管

現金二十三萬六千五百元

姨太太值一千九百元

官場權現狀

官場現狀

共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元。

新收

現金七十六萬二千三百元。

房產值十八萬一千九百元。

共九十四萬四千二百元。

開除

寄居使館保險費九萬元。

賞金七百元。

房產十萬元。

共十九萬零七百元。

實在

現金九十萬零八千一百元。

房產值八萬一千九百元。

姨太太值一千九百元。

共九十九萬一千九百元。

丙總統財產數目清冊。

舊管

現金三百九十七萬六千元。

房產值十七萬六千元。

股票地皮值八十七萬九千元。

官場舊現狀

官場怪現狀

博進十三萬四千零零六角四分。

姨太太值三萬元。

共五百十九萬五千元零零零六角四分。

新收

現金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七百元。

賣魚六萬五千三百零一元三角五分。

共二百零四萬九千零零一元三角五分。

開除

喪祭葬費五萬八千三百零二元

經手人取去五百九十九萬元。

共六百零四萬八千三百零一元。

實在

現金八十八萬九千七百零九角九分。

房產值十七萬六千元。

地皮值十萬元。

姨太太值三萬元。

共二百一十九萬五千七百零九角九分

丁統總財產清冊。

舊管

現金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元

官場怪現狀

雲梯怪現狀

姨太太值九百六十元。

共八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元。

新收

現金四百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元。

房產十萬元。

共四百三十一萬五千三百元。

開除

房產十萬元。

寔在

現金五百零七萬九千三百元。

姨太太九百六十元

共五百八萬零二百元。

新乙總統。

舊管

現金九十萬零八千一百元。

房產值八萬一千九百元。

姨太太值一千九百元。

共九十九萬一千九百元。

新收

現金九萬八千三百二十一元七角五分。

官場怪現狀

官場雜現狀

一四

姨太太壽禮二十萬零三千四百八十九元。
房產十萬元。

共四十萬零一千八百十元零七角五分。

開除

交易所投贊六十萬元。

賞金二萬零三百四十八元九角。

共六十二萬零三百四十八元九角。

實在

現金四十萬零六千四百二十一元七角五分。
房產一十八萬一千九百元。

姨太太值十八萬五千零四十元零一角。

共七十七萬三千三百六十一元八角五分。

